

年

卷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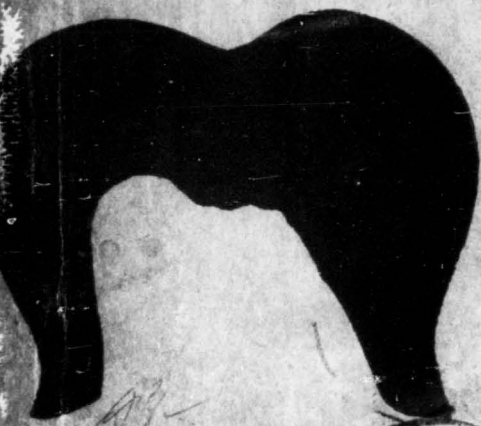
1

1

第

第

白雲集



東泰
圖書局出版



白露月刊彙刊

—全 一 册—

第一期至第六期

白露月刊彙刊

全 一 册

編 輯 者 白 露 社

發 行 者 泰 東 圖 書 局

實 價 一 元 二 角

白露月刊彙刊總目錄

論 文 批 評

- 關於文學體裁上的浪漫派與古典派…… (1) (1)……1·陳紫英譯
虛偽的情感…… (1) (1)……1·王任叔作
關於羅普文學之形式的話…… (1) (5)……7·于 釜 作
新俄藝術十一週年…… (1)……(5)……13·A.B.C. 譯
國內文壇雜話…… (1)……(4)……124·書 生 作
國內文壇雜話…… (1)……(5)……119·書 生 作

小 說

- 月下…… (1)……(1)……13·沈櫻女士
沒有趣味的趣劇…… (1)……(1)……19·胡 弦 作
The Lagoon…… (1)……(1)……54·席濂塵譯
訪問…… (1)……(1)……72·蔣山青作
翠環…… (1)……(2)……11·于 互 春
口角…… (1)……(2)……24·許 美 瑛
約會…… (1)……(2)……36·席 濂 塵
葉小宛…… (1)……(2)……73·江 波 碧
六封信…… (1)……(2)……85·小 涓
一生…… (1)……2……100·劇 斯 噠
梨莎…… (1) (3)……1·席 濂 塵
被握住了的那顆心…… (1)……(3)……33·劇 斯 噠
兩個香客…… (1)……(3)……55·胡 弦 作
誕晨的事變…… (1)……(3)……68·許 美 瑛
末劫…… (1)……(3)……80·許 開 瑜
密探…… (1)……(4)……7·丹 苓 譯

辟克涅克	(1) (4)	40	王任叔譯
強者之力	(1) (4)	54	蒯斯曠
意外的事	1	4	胡弦
梨莎	(1) (4)	90	席瀚塵
櫻花節	(1) (5)	21	羽音作
戰士	(1) (5)	27	含戈作
武器之發明家	(1) (5)	39	秀年女士
着火	(1) (5)	56	子欽作
孤伶伶的兩個	(1) (5)	64	小涓作
兼職	(1) (5)	83	含戈作
阿鐵的話	(1) (6)	1	丹荅譯
夜之幻象	(1) (6)	19	王任叔
惡魔	(1) (6)	52	育武譯
中山裝	(1) (6)	56	梨子作
議價	(1) (6)	70	淨沙作
母親	(1) (6)	75	木耳作
白梅村	(1) (6)	83	許美垣
納租	(1) (6)	96	蒯斯曠

詩 散 文

贈所歎	(1) (1)	32	柳無忌譯
這簾纔的雨兒	(1) (1)	70	嶺梅女士
春宵	(1) (2)	1	嶺梅女士
這樣的夜	(1) (2)	3	黃其起
飄蕩及其他	(1) (2)	7	趙鉅權
老人	(1) (3)	30	裘柱常
黎明的一刻	(1) (3)	32	柳無忌譯
晨光輻輳的曙天時分	(1) (3)	65	雷若

一隻長絨	(1)··(3)··	95	白 蕪
落日曲	(1)··(3)··	7	詩 靈
強盜及其他	(1)··(4)··	49	裘 柱 常
一個行路病者死了	(1)··(5)··	1	飛 矢 譯
May Day近了	(1)··(5)··	4	飛 矢 譯
牧女哀歌	(1)··(5)··	62	鄒 鑑 泉
別江南	(1)··(5)··	107	安 淇 生
幽夢曲	(1)··(6)··	22	羽 音 作
死的讚曲	(1)··(2)··	9	詩 靈
追求	(1)··(3)··	99	含 戈
我想起了自殺	(1)··(4)··	31	若 木
爬虫	(1)··(4)··	70	含 戈
街燈	(1)··(5)··	44	龔 柱 常

戲 劇

母親的遺像	(1)··(1)··	35	馬 彥 祥
幸福的幽谷	(1)··(2)··	47	席 滌 塵
幸福的幽谷	(1)··(3)··	104	席 滌 塵

隨 筆

互三層亭子樓	(1)··(5)··	51	小 葦
掃墓	(1)··(5)··	110	翰 葦
追豬驪	(1)··(6)··	79	蕭 葦
在本埠新聞欄	(1)··(6)··	114	書 生

R
810.5
869

目次

1 關於文學體裁上的浪漫派與古典派.....	1—12
日本小泉八雲講	陳紫英譯
2 月下.....	13—18
小說	沉櫻女士作
3 沒有趣味的趣劇.....	19—31
小說	胡弦作
4 贈所歡.....	32—34
英國R. Herrick作詩三篇	柳無忌譯
5 母親的遺像.....	35—53
獨幕劇	馬彥祥作
6 THE LAGOON.....	54—69
英國J. Conrad作小說	席滌塵譯
7 這籠織的雨兒.....	70—71
詩一篇	嶺梅女士作
8 訪問.....	72—76
小說	蔣山青作



9 老腿.....	77—91
小說	顧詩靈作
10 幽恨及其他.....	92—95
詩四篇	趙鈺權作
11 幸福的幽谷.....	96—121
德國蘇德曼作三幕劇	席滌塵譯
12 一生.....	122—132
小說	顧斯嘯作
13 編後.....	133—134

關於文學體裁上的浪漫派與古典派

日本小泉八雲著

陳紫因譯

在這些講義裏，你們將發見我常在表現上或情感上——詩，或散
上用‘浪漫的’和‘古典的’這樣的字。你們應該能記住這些形容詞所包含
的性質之不同的大概，這是很重要的。什麼是一篇浪漫的文字？——什
麼是一篇古典的或古典派的文字？

這些專名的細註和解釋，我已在別的講義裏講過，現在用不着詳細
的說。祇要記着古典的作品，就任何現代的作品而言，乃是，遵照從古代
的古典作家，希臘和拉丁的大文豪那裏學習來的舊紀律，而構造成的作
品，那就够了，非常够了。所以古典派文字底最可能的簡短的定義會是
這樣：凡是遵照古舊的紀律，即是古舊的修辭，而寫成的散文或詩歌。你
們也許反而言之地會以為浪漫的，是指一切不依修辭，不依舊紀律的文
字吧。但這只對了一部份。作品，不顧念到任何紀律而完成的作品，難得
是好文學，而且歐洲底浪漫派文學，實包含在戲劇中，在詩歌中，在小說
中，即使在論文隨筆中一切最優良的作品。自然，它們當也遵照紀律，可
是當我告訴你們且尼生和沙士比亞差不多一樣的是浪漫時，你們會見
到，無紀律並不是指浪漫主義了。

要給文學上底浪漫派下一個正確的定義，必須確切地瞭解一直到

我們自己的時候，在英國文學上什麼是視為古典的；因為浪漫派作品不過是對於已被公認的文學的慣例底遵守，一種合適的背離而已。充分地來解釋這些慣例，你們會發見是件非常厭倦的事情——要包含到翻覆地講到修辭底格式和文們底起源。分清界域的一個較好的法子，是這樣地給浪漫派下一個定義：

這是正當而且藝術的，去任便一個作者選擇任何一種文學的表現法，祇要這方法是美麗的正確的。

古典派的地位在文學上代表極端的守舊，而可以拿這樣幾句話來說明：

不論在詩歌或散文中，你沒有權力可以選權你自己底文學表現法。經驗證明了我們所指定的方法為最好的，你有什麼要說，都得遵照我們底紀律而說。假使你不服從這些紀律，你將加害於你本國底言語和你本國底文學；而且這樣一個損害，你是不能被寬恕的。

在英國，而且實在在全個近代的歐洲，古典精神底擁護者底最大謬誤，就是視語言為什麼確定的，完美的，完全進化過來的東西，假使無論那種近代歐洲底語言確已完美，或竟能全古希臘語言那樣差不多地一樣的完美，那舊紀律自能以某種充分的理由而存在。凡言語一達完美時期，外來的勢力便會使它渙然腐爛；在這時候，種種計畫便能以許多正當的理由而實行，來阻止這種腐爛。但一切歐洲底言語仍是在生長，發達，進化的過程中哩。阻止這生長，當然會是古典主義的一種勝利底不可免的結果。你們須想像古典主義者怎樣對浪漫主義者說啊，“不要試新，因為你不能做出比已完成的更好的東西。”而浪漫主義者答道，“你所要求的簡直是阻止一切進步。我知道我能做得更好，我要用自己底法子來做這更好的。”當然這全一的文學上底分域，不論如何微小，無論歐

洲或東方，各國都可以發現的。常有守舊派，急於保存以往的傳習而且唯恐着能影響於那些傳習的一切變遷，——因為他愛他們，承認他們底美，而且不能相信有能和他們一樣美而有用的新的東西。而各地也必有浪漫的份子，年輕，壯健，不耐束縛，而且完全自信能造出比以前的要好得多的東西來。也許看似奇怪，只是從這些相反派之間底爭鬥裏，任何文學上底進行才能得生長。

在詳細討論之前，允許我說些反對一個非常有名的拉丁諺語——*Medio tutissimus ibis* ——“中庸之道，為最安全之途”——的話。

說到文學上底二大顯明的趨勢，你們會希望我說學生底目的應該是避免極端，不要太守舊，也不要太自由的吧，但我一定永不給你們這樣的勸告。反之，我以為上述的諺語，乃是世界上所發明的諺語中最惡最毒最愚的一個。我強烈地相信極端，激烈的極端，而且我十分確定，在這世界上一切的進步，不論文學上的，科學上的，宗教上的，或政治上的，都祇有依靠極端底襄助才能得到。但記着，我說“襄助”——我並非以為極端就可獨自達到目的；須有對抗，也須有守舊。我所以說那諺語錯誤，不過是以為——這是對於青年人的非常壞的勸告。給一個青年這樣的勸告，無異是告訴他不要儘其所能，而只半盡其能，——換言之，不致全力於他底事業！

一個有經驗的老者，當然知道怎樣從信仰和知識中，不是從偏見和謹慎中，去取一條中庸之道。但這要大半的青年人能忠於已地做去，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你們不能希望沒有經驗的青年去駕御強烈的偏見，偉大的愛與憎，讚慕，反應。老者是能駕御這一切的，因為他有從百方面研究大半的問題的實在機會，而且他還學到對於青年人是不可可能的忍耐的程度。大的改革家也都不會是老者；他們太謹慎，太聰明了。改革都

是由青年人底生命力，勇敢，犧牲，和情感上的信仰而完成的，青年人還不知恐懼，而且所覺深於所思。實在大的改革不是靠理論而是靠感情完成的。因此我應說，除優良感情的培養之外，別的都不是年青學者所宜有的對象；因在他們將來的事業中，感情是比冷冰冰的理論要更為重要。青年人在想到和說到那些他所十分有興趣的問題時而帶一些魯莽，一些誇張，一些過激，這實是好兆；而且我應該說，一個沒有偏見，沒有強烈的意見的青年，在心身兩方面，實在都不是活潑的人。太取中庸之道是一件壞事。

現在讓我們把所提示的主張應用到文學上來。文學是一個受教育的青年人所應深強地感覺的題目。他應否成爲一守舊者，一古典主義者？他應否成爲一自由主義者，一浪漫主義者？我該回答說，他成爲什麼都全不妨事；但他一定應把他自己投到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決不可意志薄弱而至於取中庸之道。從沒有中庸的政策曾爲文學完成了什麼，也永不會完成什麼。但守舊主義已頗有功績，自由主義則更有功績；而它們所成的成績却都是由它們的不絕的互事消長而來。其結果，這爭持乃是造成真的有價值的中庸之道者。然沒有中庸之道——我是說，沒有合併兩派之長的組織——能從中庸政策中生長出來的；中庸政策意思不過是一個比較的歌止的狀態罷了。

至於我應否成爲浪漫派或守舊派這問題——最好是用自己底心來回答。你覺得這事如何？倘若你對於文學底浪漫派方面有一種忠實的讚慕，於它底主張有忠實的信仰，那麼那是你底責任去成爲浪漫派，倘若，在另一方面說，你能更強有力地覺到古典法則嚴肅美，見到古典紀律對於本國文學的優點，——那麼是你底責任去盡力成爲古典派。其時，你將發見，更大的經驗，使你在任何方面都更爲大大地寬容；但在起始，最

好是加入二者之一的隊伍裏。你能這樣憑着爲文學服務的全信仰去做，不論你忠實地擁護那一面。

你們知道，在汽船機器中，有一部份的機器是專用來阻止率速的，——阻止機身進行太速。沒有這管束的機器，一座汽船機便會立刻自裂爲碎片了。現在，守舊主義，古典主義也有確切地像已說過的全樣的作用。它阻止變遷得太速。它阻止文學的機器裂成碎片。在另一面，牠自身能有極少的功績。像那先前已說過，一個長時期的古典的統治會是文學的停滯，這是在一切歐洲底文學中，守舊主義的故事。它一變爲有權威，文學更開始衰敗或荒蕪。但在另一方面，浪漫的趨勢不加防止，也引起文學上的零落。最先，自由底浪漫的主張是在比較上狹仄的限制內奉行的。但不久，在自由主義派中那更不能忍耐不能制伏的一派，要想連他們曾希望保存的紀律也都拆毀掉。茲後一切紀律的違犯似乎成爲一種流行的時髦了。結局是全國，公衆，漸憎厭這種結果，強有力的反動於是發動，使古典派重樹權威。這種趨勢，在法國現在文學史上有着好例——那里，一個反動是爲文學上底自由主義之溢漲而促成的。在英國，也有古典派反動的預兆。散文是凋殘了；詩歌是幾乎沈寂了；而當我們發現散文底凋殘，詩歌底比較沉寂時，過去的經驗向我們證實，一個古典派底反動是差不多的了。

然當古典主義在浪漫主義勝利的長時期後，回復時，它決不恰正回復到全一的式樣。復位之後，古典精神常證明在它前一次的失敗中，它獲得了不少。它回復來是一個慈祥的戰勝者——比先前較自由，較進取，較同情。它重又對於情感表現法底選擇施行羈束，但並不像先前那樣的羈束。我們也這樣的發現浪漫主義在每次失敗中，獲得了力量。當它在古典派統治的間隔之後，重又掌權時，它證明從它先前的錯誤中獲

益並不少；它似漸比先前少誇張，少挑釁，少漠然於人類底經驗。換句話說，文學之戰的每個反覆，結局似乎總是使浪漫的精神較為古典地，和古典的精神較為浪漫地。各以反抗而教學對方。

我這許多所講的，特別是關於歐洲文學；我太不知道日本文學，這方面不能講得詳細。但我且試從別國過去的文學史中引出而說幾句普通的話。在日本文學中究竟有沒有過真的浪漫運動，我是不知道；但我敢說，這種運動在將來遲早總會發現的，而且不但一次，還有許多次。我猜想這運動將不特是對於文字中底文章的羈束的反叛，也許是對於詩歌的固定的形式和紀律的反叛。我敢說這種反叛一定會發生的——就是，在偉大的文學進行之際。很適當的，這樣我將述說我怎樣同情于歐洲文學——它們全是浪漫的。古典的趨勢我以為是切要地必需的；但我從來不能同情于近代的古典派文學，在它嚴格的意義上說來。所以對於日本文學將來的任何背離，我自然是希望浪漫派的勝利。我喜歡聽見許多舊紀律的潰崩，和許多新的的建設。我喜歡聽見有大學者們不懼用普通人民底言語來寫一本偉大的書。我喜歡聽見趨向於真史詩的企圖，喜歡聽見在日本底新式詩中的偉大的浪漫司。但說了這麼許多，我意思不過來表示我坦白的同情。至于應不應該在日本文學上嘗試一個背離這問題，須說的話多哩。任何人在嘗試一個大變動之前，他最好先能正確地估料他自己底能力。

比方我們來講用普通語寫的文字——假定是一本偉大的小說，一本偉大的戲劇，或是一本偉大的教誨底描繪的作品。在我看來，第一個要問自己的，關於用普通語來代替文字上底言語的可贊助性的問題，應是這個：——“我用普通語，比沿用普通的法子能得到更多的更好的力量嗎？”倘若年青的著作家，受過大學底訓練的，能問自己這個問題

而且誠實地回答可能，那麼我以為，這是他底責任去拋去舊的形式而嘗試些新的。然而除非他確實能在這方向比在別方向有較大的成功，我是不勸他向新的方面努力的。在任何藝術上造成大的變動的唯—理由，是改良的確定，——可以獲得新的力量的信念。企圖着新的，而祇產生更壞的作品，是一個非常重大的錯誤，因為這種錯誤將影響于全個自由運動，到健全的變動去的全個趨勢。但倘若你常是有一個強有力的信念，以為毀壞了舊紀律，你便能造成有價值的新的事物，那麼這是你底責任去破毀那紀律，不要怕什麼結果。

在歐洲每次浪漫派底勝利，都曾是用了極大的代價得到的。文學，像宗教，像愛國，必須有它的殉主義者的。人必須準備犧牲個人底利害，來率領為改善的大變動。在近代歐洲的古典派方面，巨大的力常是佈置着。譬如，第一，那些大學，它們代表一種可怕的威權。第二，宗教的分子；因為在歐洲宗教常是不得不然地的守舊的；而在文學上，這種守舊也並非無因。第三，可說是貴族世家，連上級中等階級，大都擁護文學上和一切別的守舊主義。

并且你們難以想像到，在一個像英格蘭這樣的國家，那些大學，教堂，社會早先是代表着什麼威權的。反對這些底論判，實需求異乎尋常的膽量，即使是像文體這樣一件小事。我不知道在這個國裏，一個文學上的革新者是否會有回應的反對；但我却想來假設一種守舊派底大力量仍在統治日本文學底某一部份，因為聽說某種事物必須有好結果才可以做，說是這些事物是違反習俗的。這事實自身我以為不是一個不該嘗新的充足的理由。一切中最優秀的，最希罕的，最好的，幾乎總有些與習俗相抵觸。但這也是真的，祇有偉大的人物才應破壞習俗。這也就是我所以相信，像英國那樣的一個守舊派，對於過去的文學也有着非常

的價值的。與謀變動作對的阻撓是這樣的大，祇有最異乎尋常的人才敢去奮鬥。說是那紀律難以或倦於服從，不能算是破壞一條紀律的一個辯解。正如上面所說，我以為一個青年入底信念，應使他在文學上不成為守舊主義者，便成為自由主義者，——他應自自然然的不是古典的，便是浪漫的。話是這樣講，但我意思並不是說，任何人隨了他文學上底傾向一直到破壞紀律的極端，而僅產生出更壞的作品，是正常的。一個人可以，比方說，在趣味上，在同情上，在情感上浪漫，而並不產生出什麼，牠的顯然的弱點，不致污辱他代表的學派的作品。

現在我要說一些關於浪漫派和古典派的作家所代表的西方文體 Styles 的話了。照古典派修辭底紀律，預備精練的文體多少應該是一律的。許多紀律既已為每句的結構，均衡，和其各部份的地位，還有每首小詩各部份的地位，而創設，那就可以相信，凡是完全能駕御和服從這些紀律的人們，都將寫得一模一樣的，——因之你們不能分別此人與彼人底文體。

假使人心都是差不多的，而且都研究古典派底紀律，則這事在歐洲文學，底歷史各時期上倒是真的差不多的情形罷。在英國古典派時代——可說是在十八世紀的大半時期，這樣的一式是真的獲得了的，所以我們竟難以區別他們，各個的作品，倘若我們不知道作家底名姓或書名，幾千幾萬葉的散文由許多不同的人寫了出來——互相類似，像一個蛋或一顆豆類似一切其他的蛋或豆一樣；詩歌也是這樣，在那時用 Heroic Couplet——即蒲彼(Pobe)所提倡的壓韻的十言詩體——的詩人這一派中——僅是讀讀書本而要區去區別各人底作品，是需要着一個非常聰明的批評家的。

我以為在法國，古典派底一式底結果更加來得顯著。沒有多量的初

步研究，你會發見法國古典派詩人底作品，在十二言詩體上大都極是相似——像蒲彼底 Heroir Bouplet 句一樣的可厭，一樣的虛偽。但是古典派時代的法國散文比詩歌還要來得一律——比所有的英國散文還要來得一律，因英國不比法國那樣完善，所以也不怎樣屈服於定律的訓練，你們可以取由各五十位不同的作家所寫的半打頁數的法國散文來看，你們會發見他們底文體是難以區別的，我意思不是說，文體在個人意義並不存在。它是存在着的；但這差別是這樣精巧，對於普通的讀者是完全無所謂差別的。

然而，即使在古典派紀律訓練之下，我們所稱為文體這東西，是常可以由受過訓練的批評家探求出來的。這僅因為人心總各有所不同，沒有兩個人是一模一樣地在服從着的，各人底論斷，各人底情感，總向着各自有些不同的方向發展着。嚴格地說來，在古典派底意義上，文體意思也不過是服從普通的紀律，正確，真實而已，但在浪漫派底意義上，文體就不算為什麼。浪漫地解釋的文體，像我們今日所明瞭的，是可以將此人作品與彼之作品相區分的最顯著的差別。並且在我們現在，文學上底文體意思是個人底品格——意思是顯示每個作家底作品的個人成份的情感。浪漫派底傾向是注重和發展這樣差別，這種個性；古典派訓練底傾向是壓制它們——至少儘量的壓制它們。從這事實上，我想你們可以見到浪漫主義底一種特質——它底一種使我們肅然起敬的品格了。浪漫主義目的在乎發展個性，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浪漫主義各宗派底對象是去發展個人，而比較的去發展文學表現上的任何普遍的力量。守舊主義儘量抹煞個人；在歐洲一切的古典的學派，犧牲了個人而努力於栽培或保持一種文學美的普遍的方式。

因此這問題是包含了在文學上底個性的問題。個性 (Personality)

是什麼？這不是使匹夫匹婦互相差異的那特質的品格。特性 (Individuality) 意思不過是兩致；個性意思更多許多——一切在情感的或理智的人底本性上的特質都屬於個性。在最下級的生活裏，你們發見人民在習慣上，思想上，情感上都是十分相類似的，其實也有個人底差別，但並不十分強。我們說這些階級，個性並不怎樣發達。再高一些上去，個性便確定和易於尋見的多了。在智識階級中，個性發達到這樣程度，意見底一致是在於問題之外了；這裏各人與其餘人不相同地想着，做着，覺着。我們還可以再昇上去。在那種哲學專家，科學專家——不說藝術和音樂——的特選階級中，個性底差別是這樣大，沒有兩個教授在全一題目上思想是恰正一模一樣的，而且對於任何題目上的意見底一致，在他們間是成爲絕對的艱難了。

我們因之來下一個結論，個性是特別地屬於富於文化和情感的較高等級的。我用不着堅執着它對於文學的重要。古典派常是保護無個性；浪漫派常是個性的最高表現。這也就是我以為我底選擇和同情於浪漫派底中傳習是很正當的理由。是這個傳習，才在每個文學上真的產生了改善的每個大變動。這是‘個性’派；而‘個性’在最高方式表示‘天才’。在歐洲文學底名單上一切光榮的名字，你們可以發見一大半都是浪漫主義者底名字，我不否認有幾個偉大的英國名字，法國名字，德國名字是代表着古典主義的。但浪漫派底名字，在這些文學史上佔了最高的地位。我可以舉例，提出五十個名字來；但我想這是不必的。讓我祇要提示你們，十九世紀在英國文學上代表了什麼。真實地區別起來，沒有一個重要的詩人在那時是屬於古典派的。第一輩的大詩人都是浪漫派的一一華斯華茲，古羅律奇，和騷南；拜倫（在形式上有時是古典的，然在情感和表現上全然是浪漫的），雪萊，和慈濟；旦尼生，斯溫般，羅斯蒂，勃

朗齊，——即使是馬修安諾德，雖受古典的訓練，是順服着浪漫派底傾向的。或者就回到十八世紀——正是古典主義底時代。確有那個在詩歌中古典派的大人物，屈拉鄧和蒲彼；但我十分懷疑，些這人能否與葛萊，珂彼，葆痕士，或與勃萊克底幾點上相比呢。并且一個比任何古典派更大的詩歌底影響，在那世紀底末葉，由司高脫，華斯華茲，和古羅立奇底作品傳佈着。即使是十九世紀前葉底作家之中，唯一同情古典的詩人，拜倫，便是作品似將被忘掉的唯一的詩人；而且如其它有部份許可以生存，必是對任何種古典派傳習顯示最小的同情那部份。

在另一方面，雖然浪漫的精神，自沙士比亞始，曾產生了幾乎一切英國文學上的大奇蹟，雖然似乎有多量可能的理由可以使我們同情於它，但既然它代表最高表現中的優等天才，它自然有它的危機。大的天才可以避免任何妨礙它底活動力的訓練；這破壞紀律是可以原諒的，因為它有更好的來賠償所破壞的。但並不是人人都是天才；一萬人之中許祇有半打罷。所以一大羣的沒有天才，連隨便那種特技都沒有的作家，跟着天才去破壞紀律，許要弄糟的，因為產生不出什麼可以賠補這輕率的好作品。歐洲成千的青年人要成為浪漫的地這事實，不過因為浪漫主義恰是給他們的最少阻力的方向。就是稍稍的依照古典派紀律，也需要多量的文學上底訓練和文學上底耐力。而且這些人忘掉了那些大浪漫主義者們，他們雖是紀律底破壞者，却大半都是能作出他們自己底新的紀律的人。我意思是說 歐洲現在，法國和英國，那浪漫派底傾向是毫無理由地毫無美滿結果地拋去一切紀律。要這樣做的人，他們把浪漫司誤作放縱了，他們所成功的祇是降低了文學，既是這樣一來，顯而易見的，好文學的愛好者應幫助一個古典的反動，實幾乎成為一種責任了——因為一個古典的反動，乃是對於由放縱而來的文學底凋零的唯一

可能的補救法。在另一方面，一個古典的反動，乃是當古典派的訓練使文學上的感情抒發成爲化石或遲滯的時候——像在十八世紀中葉所碰見的——的唯一可能的補救法。因之你們可以見到，全一個人許可以堅強地在他一生的一時期中贊成古典主義，在另一時期却贊成浪漫主義。你們以後當可以大略的懂得了這些專名底意義了吧。至於它們在你們貴國底文學上意思是什麼，則你們比我有資格來判斷得多了。

一九二八，九，十五雨夜譯完。

本刊第二期要目預告

- | | |
|---------------|------|
| 1 春宵及其他(詩) | 嶺梅女士 |
| 2 約會(屠格涅夫小說) | 席滌塵 |
| 3 翠環(小說) | 子在春 |
| 4 飄蕩及其他(詩) | 趙鈺權 |
| 5 口角(小說) | 許美瑛 |
| 6 董小宛(小說) | 波碧女士 |
| 7 這樣的夜(詩) | 黃其起 |
| 8 幸福的幽谷(蘇德曼劇) | 席滌塵 |
| 9 丈夫(契可夫小說) | 劇斯曠 |
| 10 毀滅及其他(詩) | 白 燕 |
| 11 六封信(小說) | 小渭女士 |
| 12 一生(小說) | 劇斯曠 |

月 下

沉櫻女士

嫵君將這使父親震怒，使全家驚駭的消息告白了以後，嚴厲神祕的空氣隨着主宰了這家庭，每個人都不大輕易說話或隨意行動，到處瀰漫着使人感到壓迫似的嚴肅和靜默。但同時又似乎處處不時聽到私語低聲的議論。

父親認為恥辱，幾日來不出門去，母親不知所以地也只悶在房中傷心憂慮。整個的家庭是沉默着，沉默又將這家庭分作了各個的境界。

嫵君將自己嚴肅在屋中，靜坐在棹前，凝視着照在牆角的淡薄的陽光，她像是含着眼淚又露着笑容。實際上她是死寂般的只瞪大了眼睛望着所想的渺茫的將來。移動着的陽光已從牆上消失了，但她並未意識到，雖是很出神地凝視着。屋中成了薄暮的昏暗，而她的心像逐漸接近了光明似的感到興奮，同時又脆弱不堪地覺得緊張。

月亮代替了太陽，溫柔地照着一切，在牆角上的這家的小小的後門靜寂地關合着，同時又被月光覆蓋着，像塗上了淡淡的銀色；無聲地裂破了這門上的月光，走出了像影子似的嫵君。遠遠的山林，遙遙的浪濤，以及眼前的平坦恬靜的馬路都悄悄地浴着月光，但嫵君覺得這月光不亞于那太陽似的使人煩燥，她想逃避一切，但一切到處跟隨着，而月光

便是這主宰者。低下頭來便看見面前拖長着的影子，緊隨着照樣地在移動，她竭力地將眼睛望着遠遠的看不見的地方。她想如果沒有月亮那就好了；不，那時又將有佈着陣一般的星星，窺視，嘲笑得使人恐駭。

這小小的青島地方，美麗靜幽，有着山麓海濱的風景，又有着整齊而奇巖的建築；用很恰合的譬喻來說，正像一個大大的公園，就在白天，稍為僻靜的馬路上就很少人行，一到夜晚更像已無人住的世界。嫵君作了這夜的世界的主人，但同時她又像是不屬於這世上的一個幽靈。剪短的頭髮，被風吹得微微地飄拂，穿着輕薄夾衣的苗條的身體，彳亍地走着，也像那頭髮一般有點飄渺。她結伴了隨身的影子，也可以說被這影子羈絆了，隨着漸漸高起的馬路，不覺的已走上山坡，路旁漸漸有着很多的樹，這似乎把月光遮掩了不少，但同時黝黑的樹影，映襯着青白的月光，成了可怕的景象。脚力已覺疲乏的嫵君，想快點離開這縱橫密佈着樹影的路，却不自主地成了更加遲緩。這時夜已不是那樣沉默，微風鼓舞着落葉交奏着秋之哀音，一陣風過葉响，她便聽到其中夾帶着另外一種使她心悸的彷彿有人走來的聲音，但抬頭望去，什麼也沒有，雖是淡淡的月光，但可以朦朧地望到很遠。她又想幸而有月光，如果他在等候，或是來迎接，他們可以較早相遇。她仔細聽着，留神望着，但仍是什麼也沒有。她並不祈望現在就看見正在等候着的他，她知道爲了鄭重起見，他是在約定的地點不動地等候着的。

那立在山腰的偉大而尊嚴的建築物，稍遠望去，只是一片青白色，這地方仰頭便可望見了；一路的緊張，像鬆懈了般的，嫵君感到要跌下去似的疲弱，她幾乎要喊着——她這樣想——那在上面等着的他給她一個及早的迎接。不，她要保留意思的歡愉到最後的一刹那，便又重生了新的氣力，再登上去。是爲了興奮還是爲了恐怖？她那戰慄着的脚步，

沉沉地加了重量，頭剛伸到台沿，遲疑了脚步，將眼光矚視着那鋪滿月色的平坦的石台。一片青蒼，只有一塊石碑轟然地立着，在上面端正地刻塗着‘忠魂碑’三個一尺間方的黑色大字，鮮明地點綴了這蒼茫的境地，放着刺目的色彩。月光和石色融成一片的地上，一時分明地印上了搖曳的黑的身影。漸漸移到那高大的石碑的下面，依着坐下來，台上又復寂靜，只像在石碑前面新增了一個雕刻的神像。是脆弱嗎？是頹萎嗎？她睜上了一直在望着的眼睛，同時又似乎專心靜默地諦聽着四週；但接着又覺得祇是聽覺還不足憑賴似的，又睜開了溢滿着希望和追求之光的眼晴。

手錶的針指着九點半，自己經過了約定的時間半點鐘了，還不見來。但仔細地想，才過了半點鐘，說不定是有事走不開，這時正急急地向這裏奔來呢。這樣想着的心，像復活了般的又躍動着。爲了逃脫這焦待的現實，暫時把心沉入那少女所慣有的美夢中去，想到父親頑固的怒罵，母親的慈祥的悲痛，自己爲了愛，爲了理想，毅然地脫逃……她彷彿儼然實行了她理想中的勇敢而偉大的行爲，再想到悲壯奧妙的前途，像被什麼崇高的情緒包圍了似的，她迷茫地微笑了，這微笑結束了她的幻想，猛然意識到在這繚繞着死寂的恐怖的情境中的反映，這微笑又不覺使她有些悚然起來。

走到台邊，伏在石欄上向下望去，那裏是圖畫一般密排着的房屋的頂脊，燈火未闌的在交映照輝，但這時世界已屬于月的權威之下，一點點的燈火，只顯得暗淡汀零，絲毫不能發揮光明似的。但附近的四週是連一點燈火都沒有的，她感到遠離了人世似的悲哀。平日幽會時的這山林的美麗和溫柔那裏去了？那昨日的此地的情景，竟像隔世一般的夢了。那時的兩人的無言的擁泣，沉默的悲思，以及最後尋到了光明的前

程，他們怎樣的望着這想要離去的山林微笑地遐思。‘明天我們就自由了，明天我們就永遠地結合了！明天對於我們像一個聖節！明天月下的此地，是怎樣的美麗呢？明天站在這裏的我們定是像神仙一般的呢！’ 嬌君，明天再見吧，明天以後我們就永遠相見了！’ 昨日的他的聲容重現在她的心中。呵！昨日的‘明天’那裏去了！昨日是夢嗎？此刻是在夢中嗎？

風一吹過，樹影亂了，她的心也隨着波動：那裏有走來的他的影子吧？但風停止了，樹影又墨畫一般的印在地上了。四週是葉落，虫鳴和草的搖動，風從各方吹來，總傳不到有人走來的聲音。她將眼光更送到遠處，那裏是海面，浪正擁着月光在舞蹈，海潮的音樂似乎隱隱也可聽到。更遠一點是碼頭，燈火明滅的船隻密密地排着；其中那一隻是今晚約定要逃亡的船呢？熱望與好奇使她明知無用的還在細辨着默想。突然响起的汽笛驚破了夜的沉默，打斷了她的迷惘，再看手錶，那開走的船不正是預備乘她逃亡的船嗎？望着牠獨自去了，向着那水月濛濛的天邊去了！等待着，等待到船沒聲歛，一切又入睡了！貼着石欄的手腕，感到透骨的冰冷，她像清醒了一下，接着又感到腿的酸疼，沉沉的回轉身來，‘忠魂碑’三個黑色的大字迎面對着她，像在猶笑。這忠魂碑是日本接收青島時死亡戰士的紀念物，但這時的嬌君並沒想到這些事，只覺得陰森森的這三個大字，使她沒有再向牠走去的勇氣，跌倒似的順着欄杆坐到地下去，那裏已經有着薄薄的露水，隔着夾衣，感到寒濕。她已不再探望，不再諦聽，心裏重覆着的說着：‘他是不來了！他是不來了！’但不期待而又期待的預感着他是無聲的走上來了，怕驚駭了她，他一直輕輕地走到她的面前才低聲喊着‘嬌君！’ 依稀的溫柔的呼吸觸到她的面上，輕柔的手臂放到她的肩上了！她不及等待那‘嬌君！’的低喚，便睜開眼來，空虛，蒼茫，迎面立着的仍只有那三個像板着死屍的面孔一般的黑色大

字，似乎被什麼力量鼓動了，她決然的立起身來，眼光無所屬的炯炯的注視着，兩手交握着，傾注了全身之力地緊握着，她要解答她不能解答的疑問。這樣的站着，直到眼光遲鈍了，手力鬆弛了，忘記了給她的印象的恐怖，把那石碑當作了慈母的懷抱一般，將身體投倚在上面，像和着血的熱淚，順着冰冷的石碑流下了，眼淚消去了心中最後的所有，眼睛也已空虛到沒有光芒無力地舉視着，四週是墳墓般的靜默，這靜默中又充滿了驅逐她，恐嚇她的活動的鬼魂，像是要逃去，像是被追逐着，發了狂般的她奔下山去。

望見了蕩漾着的海，她的脚步變成了平靜的走去。和諧的海面，浮現在她的面前，像觸到天鵝絨的溫柔一般，她的心也隨着清醒起來。潮水頻頻地湧到她的腳前，來了又退去地往返不歇，似乎要捲去什麼而總是空回。稍遠的望去，一切像在施展着誘惑，表示着歡迎，浮載着月光的白的浪花，起伏澎湃着，嫵君回身再向市內望去，夜已經把一切迷朦了，一切都在夜中死去了，沒有什麼掛念着她，也沒有什麼使她留戀，又回身重向着這永遠生存着的海。是什麼念頭的襲來，她忽然想起了父親雖然頑固，母親雖然懦弱，但將來他們是要說‘我們什麼都能依你，你不要死去呀，親愛的孩子！’他更是要說‘你不要死，你不能死，任是怎樣，你跟我一塊活下去呀！’但是，但是她知道這只是死後才能聽到的話，在此時沒有人留戀她！

她又想着在什麼地方有人來的聲音吧？那許是家人的追蹤最後尋到此地了，或許是他過了意外的糾絆好容易這時才奔來呢？可是沒有，怎樣聽也沒有！他也許在自己走下忠魂碑地方的時候，他隨後就到那裏了吧？向上仰望去，這時月光已漸暗淡，連那高聳的石碑也模糊地看不清了。‘說不定他正在那裏探望着的擬想，更加切確，生了要看個明白的

決心，但是，她沒有走去的力氣了，而且這決心不久便為海的溫柔消滅了。填起了她的空虛的心的是那偉大，純潔而又美麗的海！

她像幽靈似的來到這夜的世界中飄着，而又像幽靈似的消失了，夜又照舊的寂靜，只有一直照着的月亮是隨着光輝的黯淡而逐漸斜沈了；

沒有趣味的趣劇

胡 絃 作

‘我真想不出你是懷抱着甚麼心腸！你該想到，我們是經過合法的結婚啊！’

‘愛的，這又不是真的有這麼一回事；不過是假造的罷了，——我曾對你解釋好多次了，你也該明白才是。’

‘但我總不能相信，至少一部份是事實，不然憑空捏造，斷不會這樣真切啊！而且，碧英女士在我們校裏真有這個人啊，她和我差不多一樣的年紀，她額前留着一列短髮，蓬鬆地任風吹動，臉龐也的確橢圓形地像一顆雞蛋。她喜歡唱歌，聲音很嘹亮而且清楚，有時也跳舞，舞姿是很嫵媚，這不是全和你那主人翁是一樣麼？你如真的戀着她便不該瞞我啊。’

‘你該慈善點，我真不願意你這樣瞎鬧了！你，怎時時來打擾我的文思——你該明白，這是我們麵包的代價啊。’

‘但我願空着肚子；不願你背着合法的妻子，向着戀人供獻讚嘆和愛慕的心情啊！’

‘啊，這是小說體裁中的第一人稱，並不是我自己的實事。’

‘爲什麼不用第三人稱呢？’

‘那較不真切了。爲要使讀者把作者的經驗像自己般的再體驗一回，真切地溫習過，所以我的作品總是用第一人稱，這可以使讀者深切地感到作品的格外生動和有力，而且像是自己身歷一般。’

‘哼，使讀者把作者的經驗像自己般再體驗一回。那又還不是真確的事實麼，作者的經驗 你該慈悲點啊，善良的人們是不該使他們也體驗到這種不道德的醜事啊！’

‘啊，越講越不清。天啊，這是甚麼一回事，這麼糊塗的妻子！’

他憤慨極了，忙將嘴裏含着的紙烟狠狠地抽出，身子也從凳子上跳起。右手把剩餘的紙煙高高地擎起，用盡全身氣力把他向地上摔下。左手匆忙地從臺上抓起一頂舊破的黑呢帽往頭上戴，大踏步走出門去了。

狹窄的路上很少行人。太陽無情地把炎熱的光線垂直地望下射，把人們的影兒縮成一點在其腳下任意踐踏。四圍的田園草地承住陽光反射出一種像歡樂而活潑的光芒。他帶着灰黯的心情在路上徜徉，像一隻迷途的小羊尋不到牠的歸路。

走完了狹窄的田徑，眼前現着幾家疏落鄰舍。他一步一步地走着，頭也微低着，這使人疑心到他在追尋遺失的東西。屋頂由煙囪裏噴出的炊烟特意地走過他的頭上打旋，但他並不注意。可是蹣跚的小孩們捧着飯碗在庭前比較多少的爭鬧和那被風吹來的飯香的味道，使他感到肚子是饑饉地叫囂和饑餓，于是他猛然記起，這時正是中午；而可厭的妻是從廚房中走出，手裏還擎着一雙筷子。她是預備着叫他用飯，却不料竟爭吵了。

鄰舍望着後退，小孩的叫聲也從曠漠的天空散漫開去。這時他走經着寬廣田場間的田徑，四圍都很沈靜，遠處的樹木在眼前只現着一堆黑黑的陰影，空氣也感到是意外地乾燥。田中崎嶇的土塊像爭先着探頭來

向他苦笑，路上堆疊的小石也像曉得他是和妻子失和而特地地碰他的鞋底加以玩弄。他感到淒哀，生活的坎坷的淒哀了。

肚子依然覺得餓，雖然飯香的味並未任風吹來。假如在較近城市的鄉村他也可以買點零食充饑；但自感到喧鬧能使創作的心不甯後，搬到這僻靜而荒蕪的城外鄉村來，離小市鎮也很遠，連小孩想吃點糖菓也須待小販挑來，自然零物細點是無從購買了。他有點悔恨了，無識的她雖老是這樣瞎吵的；但只要溫柔地用言語支吾過去便可平安無事了，這又何樂而不為呢？

數日前的吵嘴的往事喚起他的回憶了：

‘男人總是過分地無愛的。“文章自己的好，老婆別人的好。”這話說得一點也不錯！’她走進房裏手裏還拿着一束菜蔬，站在他背後念完了他的作品咕咕嚕嚕他說。

‘我一點也不明白；你在做夢，作嚙語！——我說我的文章好？’作品沒寫完時，他每恨人在看或誦，發牢騷自然他更不耐煩。

‘先打一打自己的嘴巴罷！——我在做夢，你才啾在做夢。天天創作，創昏了罷。看看自己寫些甚麼？’她把手裏拿着的菜蔬不知不覺地移去挾在腋下。

‘寫甚麼？傑作，得——意——的傑作——一篇得意的小說，——傑——作——’他懶懶地說。

‘傑作！差不差？不，羞恥在你大概是藏在皮夾中的最內層——連有夫之婦也使你迷戀起來了，這是怎樣的醜事啊！’她走前一步，雙手一張，菜蔬從腋下墜地。她連忙拾起來，一手還摸摸腋下的衣濕

‘呵，呵，哈，哈！你是這樣地愚笨啊！枉你讀了幾年書了。呵，呵，哈，哈！哈，哈，呵，呵！’

‘是的，我並不像你這般聰明。但我早覺察到你近來的異樣了。舊時居住的地方並不錯，你偏要搬到這偏僻荒野的地方來。每是半天在外面漫遊，背着我到外面去閑散。——別人的老婆總好的，看中了便寫出來。’她把頭一扭。

‘呵，呵，哈，哈！哈，哈，呵，呵！’他捧着腹還在笑。

‘不是這樣地鬼鬼祟祟地笑便可掩飾過去的。我不願再住在這裏了，還是搬回我們的舊居去。’她又無心地再把菜蔬挾在腋下了。

‘這真够糊塗了！你該明白，這是小說啊！’

‘小說，我怎不曉得。但作品常是作者的自傳。有一本書還說文章是有背景的，而且也說寫實主義。’

‘啊！做夢；一切都被你誤解了！背景，寫實主義是甚麼？——狗站起來時，你便將牠認做人了。唉！唉！唉！’他搖搖頭。

‘唉！唉！唉！些甚麼？但你以前沒有做過這樣的作品啊。至少是在和我戀愛期中到了結婚後。自然我也確信在這時期內你很愛我。現在……有點異樣。——我相信黃包車夫，工人，你近來並沒有去接觸，接觸却是女人了，甚至是有丈夫的女人了！’

‘啊！描寫戀愛，這轉變是迎合讀者的心理。’

‘不用再欺瞞了。總之別人的老婆總是好的。但試想着別人也迷戀起你的老婆時，你……不用再欺瞞了啊！’

照例，他對這纏不清的辨詞貞話默默無言，憤恨地走出外面來，在荒茫的田園間，孤獨而淒悶地散步。

還有許多煩難的詰責的往事，但他不能再回憶下去了。肚子是這樣地饑餓！身子也幾乎不能支持。

路是走得煩遠了，回去罷！她也許正在吃午餐，但這的確不行。我不

能對她示弱啊！

不。飯總要吃的。爲了和妻子吵嘴而挨餓太不值得了。吃完後，還該大做我的文章。

好多同數的計慮和躊躇。他堅決地舉起腳來沿着來路望家裏跑。

許多孩子紛集了來。當他走過他的鄰舍的門前，有幾個不怕生人的幼小者更挨近他的身子，拖住他的衣角絮絮地問話。

孩子們說的是甚麼。他沒有知道。心裏只管想着我是怎樣地飢餓啊。自然他答的是些甚麼。他更茫然。

幸而離開這些的一個小孩從草叢中拈到一隻疲飛的蜻蜓。弱小的他們都好奇地離開了他走去圍觀那被俘者。而他也便得安然地解脫了這重圍向家門直走。

狹窄的田徑在他腳下漸漸地往後退。家門是在望了。他沒有再費籌思，更沒有躊躇，慢慢地跨進門去。他的住室的房門半掩着，由這門縫露出他的妻的背影來；頭和胸略略地低下，雙手時時在搖動，顯示出一種是在刺繡的姿勢。這情形的遇到使他重行變更計劃。

他不敢再停留着觀望了，他竭力使他不能發覺到他的潛來。他迅速地移開他的身子從房門口馳過，但却細心地蹣着腳竭力地使腳步聲完全消滅。

難關終於逃過了，他深信她是一點也沒有曉得。忽地裏從屋的內層走出一個見過三兩次面的粗野的老農；他忙把身子挺直，腳步也放重點，裝作並不是在偷偷摸摸的樣子，雖然並不自然，却也瞞得過去。

他走近身來向他問了聲安好，但他不敢答應，他恭恭敬敬地點了一個足足有六十度的頭。他又在那皺到連眼睛也皺到成縫的臉上，嘴角露出一個孱弱而無力的微笑。這一笑使他驚奇，甚至把醜態解做含有惡

意。但又不便追詢。待到他已走遠了，他才小心地回轉頭張望着他的妻有沒有發覺。

他轉一轉身子走入一間簡潔而稍微昏暗的廚房了。這廚房是兼着膳堂的，佈置還整齊因為他們並沒有繁多的傢伙，所以也便不見嘈雜了。門欄進去靠着左邊排着一隻長方小桌，右邊便排點烹調必備的傢具。再進靠着牆便是灶子了。因為屋頂太低，食桌上吸受門部射入的陽光，桌上看得很清楚，那是一無所有，只顯着他的妻的勤謹的成績的桌面磨擦得十分乾淨潔白而反射出微弱的光輝。內部灶的地方便顯着黝黑和黯淡了。但這只是初從陽光中走進來才如此，久一點也便一目了然。

他走近灶爐邊，睜着眼睛注視了很久，才認清了鍋蓋的所在。他將蓋子掀起，裏面便噴出一股肉香和飯味。原來鍋子裏藏着一大碗的飯和一小碗的肉，鍋底還滿貯着溫水。蓋開時一股股的濃烟送着香味上來。

肚子是這樣地餓啊！用手挖點飯吃罷，她會疑心到被頑童偷吃的，而且也不成體統。不得已權拿點肉來嚐嚐。于是他再將蓋子依原來方向和式樣沒有些微錯誤地蓋好了。

一走門來，一個很可愛的小孩，常纏着要他抱的小孩伸張着雙手，向着要他抱的模樣。這又使他心窩了；肚子是這樣地餓，而且抱他玩的時間的長短又不能預先懸測。久了肚子餓還算不了一回事，妻子跑出來看到了那將如何！

忽然地傳來了他的母親的叫聲，他便轉向着他的母親的懷裏去了。這意外的解脫輕易地將他困難移去，他對那叫聲無名他生成。

不留神地已走到他自己的房門了。從門縫窺探進去，看到的仍是他妻的乾枯的背影，手裏刺的這時已看明白是一件預備給他禦寒的絨衣。

這動靜使他由衷生感，但那無謂的騷擾還是使他厭恨。

他屢次想推開半掩的房門，但又屢次不決。好像這樣地進去還有某種的缺憾似的，雖然面孔也已裝得板板，就是滿臉怒容。也許是饑餓的折磨，或者是覺到這行為的無賴，手碰到門便發軟無力。

終於決意了，把牙關咬緊，還由鼻孔裏哼出兩道盛怒之氣，伸手將門憤憤地用力一推，聽到門板碰到門後衣架的響聲，他才大踏步走入門去。

意外的推門聲使她嚇了一跳，她連忙驚異地回轉頭來。他對這驚嚇的狀態，感到報復的滿足和舒服幾乎失笑起來，然而他竭力忍住。她看到丈夫這樣憤憤然地走入，她也不願屈服地把頭低下，當作沒看見般的不理他，隱隱然顯示着對峙的形勢來。

還是滿臉怒容的，他走近床前的小桌邊；把凳子拖着沙沙地作聲，然後身子一沉用力坐下。順手在桌的左邊拿起一本小說名著，注神地翻閱，雖然肚子是怎樣地饑餓和難堪。

妻還是一動也不動地低着頭在刺繡，雖然有時她的頭額似乎曾有稍微抬高過，但這動作的細膩，誰也看不出有偷窺的痕跡來。

這樣地相持經過了幾分鐘，誰都保持着原始狀態。但忽地裏他的妻挺着身子，手中的絨毯拋向床上去了。整理整理皺了的衣衫，還嘆了一口氣，立將起來了。像記起了甚麼事似的而又不大樂意地走出門去了。

這轉變的騷動，他再不能不注意了，他忙把遮住視線的書本移開去，像看書般地注神，眼送他的妻的走出，並研究那背影所給與的暗示。

莫名其妙地他費了許久的沉思，總猜不出這猝然的行動的目的。一一她也是充分地怨憤啊！午飯大概是吃不成了！他覺得是岌岌可危。自己去繙來，又怕要被她恥笑。他不知不覺地把書本擱在一邊了。還很想

跟着出去看看動靜，但又覺得那是屈服的恥辱。所以他只呆呆地在出神。

出其意料之外地，她端着飯和肉慢慢地走進來了，于是他忙把視線移下注視着剛纔攤開的書本，一面還板着臉，竭力地裝作像前一個模樣。對他妻的進來表示着一點沒有感覺到。

她走到靠近了桌的旁邊了。他還像沒有覺到而在失神地細味着書中的可鑑賞的佳作。她也憤憤地將他正在玩味的書本推開，憤憤地將飯和肉擺在他的面前。他還表示着對書的留戀，一手緊緊地將牠壓住，像怕被推落地下般的。這變化也並未引得她抬頭。

她走開了，在安置飯菜停當以後。但走沒幾步却又翻轉身來，挺着胸脯，兩手掬着在床前一語不發地坐下。他也沒有回頭去探視她，只在出神地沉思。

這沉思顯示着拒絕與否的研究。但無謂的矜持終於破壞了，粉飾的莊嚴也終敵不過飢餓的難堪。他懶懶地移開壓住書籍的手，懶懶地揭開蓋飯的蓋子，懶懶地添了飯，懶懶地舉着筷子，甚至于咀嚼和其地的動作，一切都是懶懶地。如是表示着他對充飢並沒有急切的需要和慾求。

這情形使她也暗暗地心裏作笑。但她並不願破壞這沉悶的相持，所以她繼續地靜默。一面再將床上散亂的絨毯拿起，慢慢地刺着。

沉默的矜持，暫時地失了持久性，兩人間都有驅動的要求了。妻刺繡顯出無心；他雖還懶懶地咀嚼着然也現示着些微的不寧了。

驅動終於發現了，妻溫馴地將絨毯攤在床上，慢慢地走着靠近他的身子來。但站立着暫時不開口好像母親在督促一個不用心吃飯的頑皮小孩般的監視着。

咀嚼的姿勢一點也沒有變更，他的舉動還是一樣的懶懶地懶懶地。

‘你近來有點異樣，好像不愛我了。’時間過了並不久，她終於開口了。

‘沒有這回事：只要你不瞎吵，我是愛你的。’

‘瞎吵，瞎吵？’她把頭點着，‘讓着你去愛別人而不加以干涉便不是瞎吵了吧？’

‘並沒有這種話，’他把頭搖一搖，還是懶懶地。

‘別忘想呀！碧英早有一個情人了，從前妹妹告訴我的，他們很要好的，大概不至于轉念頭戀着你這窮光蛋吧？’她像得到勝利般的，說後枯澀的臉上露着清淺的微笑。

他憤怒極了，幾乎想將檯上的一切都掃到地下去；但饑餓的慾求還沒有充分滿足，只得維持原始態度。懶懶地說：

‘那可也說不定呀，費心你替我焦急。’臉上浮着不自然的狡笑。

‘你不怕那塊肉哽住你的喉嚨？在我面前說這種話！’她走前一步，手指着他正在掙起的一塊肉，遠看去好像是要搯他的嘴巴。

但是，他一點也不怕，還是將那塊肉往嘴裏送，而且咀嚼得較前特別地起勁。飯也依然一口一口地送進去。一語不發地臉上呈現着挑戰般的頑笑。

這狀態延續了四五分鐘。他用勁地吃飯嚼肉，像一點也不介意般的。他的妻却將兩個拳頭互握着，露出很堅決的怒容和專候答覆的狀態。

他還是默然，狡笑也依然逗留在臉上。騷擾的情勢離了潛伏之境而開始活動了。他終於開口了：

‘像你這樣無賴，我總該想個法子。’說後她把兩手向下一揮，對着他怒視。

想個法子，這一句話在他腦際打了一個回旋；逃回外婆家去，還是離婚呢？這都不至于罷。

‘想法子？’他隨口說出來了。還沉思一下。

‘你道我想不出法子來麼？’他很快地答着，臉上還露着一種‘看看老娘的手段’的表情。

這樣堅決的憤語使他頭昏了。

照例他無言了。想出方法來逃脫這臨時的騷擾。想再走向田園去散心，又感到孤寂的悽苦。

這時她在椅子旁邊的矮凳上坐下了，竭力地在沉思。這使他疑心着已有許多法子在她腦海中盤旋正待她的選擇。

逃避騷擾的餘波的延續的法子，終於走入他的腦裏了。他回轉身去，站在床前。他將疊得很齊整的被褥胡亂地塞成一堆；然後將那疊在一起的兩個枕頭把妻的一個拿去擺在靠床的一把交椅上，自己的一隻擱置在凌亂高起的被褥上。也沒有脫去鞋子的便橫躺在床上了。剩餘的雙腳，伸出短床外的雙腳便擱在那交椅上，眼睛也很快捷地閉攏上來。

他的動作，一切一切都含着餘怒猶存的氣息。雖然他的妻一點也沒有回響，還是在沉思。

一會兒她卻變起身來了，這在他那微留着一線縫兒的閉着的眼睛是明白地看到的，她走近他來，這變動他以為是將求和的；但並不如此。于是他假做不耐煩地背向着她，也不願有詢問或責斥。

她挖去一團絨毯和繡針，這還是從他的留着密縫的閉着的眼睛看出來的。她依舊是坐在那矮凳上，但這回是很留心地織着縫衣了。

坐着繡織衣的靜止的變更移開了他的注意，他漸漸地入睡了。

一度的醒來，她還是勤謹地頭也不抬着在工作；‘想法子’的煩慮也

便漠然了。于是再呼呼地酣睡。

——一個年青而漂亮的男人走進他的房裏來了。僻靜的鄉村是很少來了他的友人的，而且這男子又不熟識；說是認錯了地方呢，却又直奔進來，且向他微笑。

他的妻把絨毯攤下了，跳躍般走過來，很慇懃地招待着。

‘這是我的表弟。’她向他說着，臉又向那男人。‘你們都沒見過面的，不相識吧？這是你的姊夫。’她帶笑帶跳地走過去牽他的手叫他們握手。

他也和他敷衍一會兒。于是繼着，她倒茶請坐鬧個不休，很親熱地握着手絮絮地談話。

他有點難堪了，滿腹葫蘆地在疑心；但又不願露出在注意他們的行動的痕跡。像坐在針氈上般的左不是右不是的難過。

幸而那男人在他昏亂無序間走來向他道別了。他如釋重負的對他點了頭，眼送着他的妻跟着送出門去。

十分不放心的，他走靠近門背，從門縫中窺探着。他們手牽着手走到了外門了。他們東望西張地看了一會兒，于是，于是兩個擁抱着接了一個長吻。啊，他的眼前花了，他不能看到他們接吻的完結了，他頭一仰就把身子輪在衣架上。

‘這大概便是她想出的法子了吧。’他想着。

他的妻走進來了。他也恢復原狀地在室中散步了；還竭力把剛纔的驚異的痕跡掩飾着，在臉上不論那一部分都使他維繫着原來狀態。

她滿臉露着燦笑，像在高唱勝利的凱旋歌，也像在細味長吻的甜蜜而生出這歡笑。她走近他來，同平時很異致的，像有點輕佻般手推着他的肩上笑着說：‘表弟很聰敏的，你想以為對不？’

他一點兒也不睬，反把她的手推開。

‘你怎又氣憤起來了？’她也有點憤怒。

‘表弟？表弟是表姊的丈夫。’他挺着身子，手指着她直喊。

于是她雄糾糾地衝過來向他的頰上批了一掌。這使他憤恨到極端，也乘勢舉起腳來對準了她踢去。不料這一脚正踢着她的肚皮。於是‘碰’的一聲把他從夢中驚轉醒來了。

他爬起身來，站着擦着朦朧的雙眼，依稀地看到地上擱着一隻交椅，一隻妻的枕頭滾在旁邊。他把交椅扶起，再將枕頭拾起。枕頭上印着一隻腳印，他才明白着剛纔踢到那軟軟的東西並不是妻的肚皮。

她再張目一看，夢中被踢着的妻已走失了。他有點慌張了，但還疑心自己眼睛昏花的緣故。再注神一看，還是看不到她的影子。

天色是漸漸昏暗下來了。這時已是人家將要上燈的時候了。不致于逃走吧，他問問自己。但她是說過了，要想法子的，然而這法子太笨了。但他又疑心到夢中的男人了，然而那是夢啊！他又不解了。終于他用手敲了幾下自己的頭，像要讓牠清醒般的。

他更着急了，他心裏十分紊亂。于是他想到也許是在廚房裏燒飯了。這時他覺得狂妄地這般乾焦急十分可笑。

走出門來，他一直望廚房直進。但是裏面闐無一人，有的單是一張食桌和其他的傢具。這使他不能不煩慮了，幾乎要哭出來。

他再奔向房裏來。到了門前，心裏滿懷着進去時妻是在織絨衣。但是他的頭探進去時，看到的還是原先一樣。散亂的被褥在這小方桌的上頭露出一點凌亂的被角來。矮凳坐的不是妻而是一隻鄰人的黑貓，半開半閉的眼睛透露出狡滑的光芒。他失意地走進去，走過矮凳時順腳將牠一踢，黑貓也便逃去了。

室中格外地沉寂，他靜默地坐在床前。心緒紛亂地也不曉得在沉思

甚麼。於是越想越昏了。

忽地裏他的視線接觸到安置在桌子正中的一本書了。這正是他這數日來在翻閱的名著啊！在這書裏顯露出一點紙角來，那和書頁並不一致。于是他懶懶地走起來，想看個究竟。

書才展開，他驚了一跳，出他意料地竟是妻的手筆。上面寫着：
親愛的，

這是寫給你醒來時看的。自然你如沒醒來是用不着了。

愛的，晚飯預備好了。那碗肉較中午的還新鮮可口。另外那盤青菜也是你所嗜好的。一切都蓋在鍋子裏。醒來一定餓的，你先拿來吃，不要等我。——他們少不得要和我攀談，怕來遲了。

我是到鄰家農婦那兒去的。中午你出去時，她走來問我要不要買點菜，她的兒子要到市鎮去。——這時我去拿回來。

你醒來總又要努力你的創作罷。假如尋不到時請你不必着急。愛的，那被我燒飯時添火燒去了。你是知道的，家裏煤柴並不多，而且價格又是這樣貴。你不要再憤怒吧？

愛的，好好地用飯，不要再想起那不正當的小說。我就來的。

你的玉妙。

他看完了信，心裏微覺輕鬆點，但想起他的作品時又忽然地沉重下去。他開着抽屜，那作品已經烏有了。他像得了一件東西失掉了一件東西，並不感到怎樣快活。他再將前信看了一遍，于是他心中像歡慰也像凄苦的；兩種不同的情緒混合在一起。他的身子不知不覺地再移向床上去了。而眼前現着他的妻和他的著作，的影像來。

贈所歡及其他

R. Herriek 作
柳無忌譯

贈所歡 To Electra

我未敢求你親吻，
我未敢懇你微笑，
怕一旦彼此俱得，
我也許成了意傲。

不，不，我心頭慾望，
祇藏有一種情意：
願吻那清風漾蕩，
此刻牠曾吻抱你。

水仙吟 To Daffodils

嬌美的水仙，我們泣，

泣你匆匆謝去；
看這清晨旭日，還未
來到陽午時刻。
住，住，
祇待光陰瞬息
馳至
黃昏歌謠之時；
聚同祈求後，我們來
伴你離此塵埃。

像你我擠生命匆促，
我擠青春期短；
迅着生長去遇腐滅，
此例萬般互依。
吾死
和你同一時辰，
也是
乾涸易若夏雨；
或如清晨薙露珠滴，
永不再現人間。

贈紫蘭花 To Viole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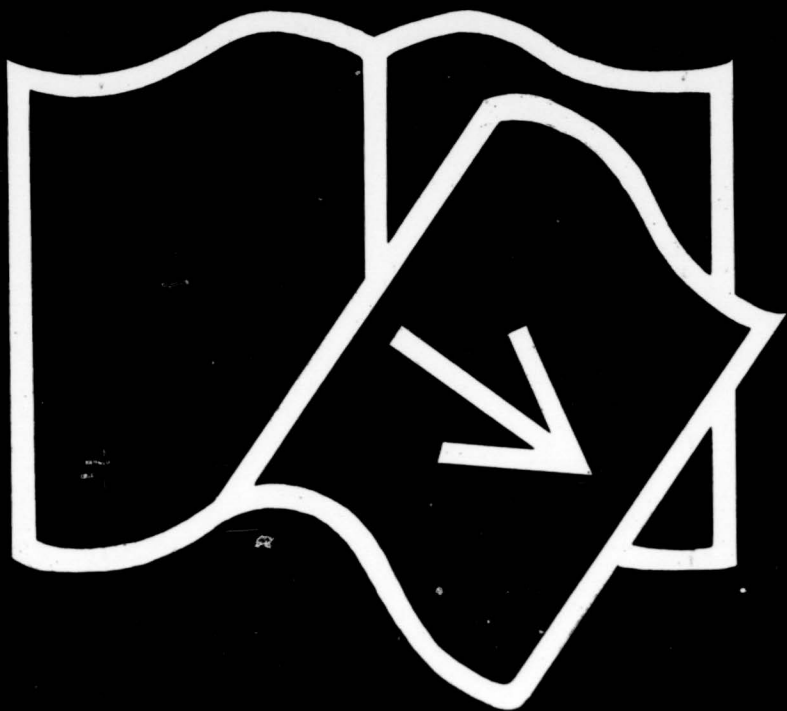
來，迎此尊榮女！

汝先導
春來到，
并爲春侍侶。

春有仙娥繽紛，
貌鮮麗；
可是你
彼中最清芬。

汝是淑女花魁，
受寵惠，
排別在
芳馥薔薇前。

但尊禮有時疏，
女命苦，
在且暮，
橫臥無人顧。



缺

3	5
---	---

 —

5	4
---	---

 页

了。

那白人，背轉向着落日，直望着海角的空闊的海天。在牠的末了的三英里的舟行的河流中，那彷彿，延遲的河，兀好像被寬廣的天邊的自由所不可抵禦地誘引，直流到海裏去，直流到東方去——到既包藏光明和又包藏黑暗的東方去。船梢後的什麼鳥的連續的叫聲，一種不諧和，微弱的叫聲，掠滑過平滑的水面而自己清失了去，在牠在世界的穢無聲息的靜寂中，能達到了彼岸之前。

那舵人把划槳浸到河裏去，用了增硬的隻臂緊緊握住，他的身體向前傾去。那水高聲的嗚咽流出；突然那遠長平直的海角軸住了牠的中央，森林化圓形迴旋了過來，斜直的落日的光觸着木皮艇的船舷，火樣的熾紅，把牠的水手的扭曲的細長的影子投落在河水的條條的閃射上。那白人轉身望着前面。小艇的航路已經變成對河成了直角，牠船首雕刻的龍頭現在正指着一個河岸上灌木綠葉叢生中的裂口小艇滑流了過去，輕擦着懸垂着的樹枝，像什麼細長的兩棲動物出離了水面去到森林尋牠的棲巢去般的從河面消失。

那狹小的小彎像一個溝彎曲而不可懸測般地深；在天的明澄閃耀的蔚藍底薄薄的狹條下充滿了幽暗。無邊的大樹高參天際隱滅在蔓草的花飾般的幔中。這裏那裏，近河水的發光的深黑邊，高大的樹的一圓盤曲的樹頂在小的鳳尾草的花飾中顯露，黑而幽暗，扭曲而寂定不動，像一條捕拘了的蛇。划槳短的促的槳聲高響地在植物的濃密幽沉的牆中應響着回聲，黑暗從樹林間，從蔓草的纏繞的糾絆中，從那大的奇幻而寂然不動的樹葉的後面慢慢的曳出；那神祕，隱藏不見的黑暗，那挾着芳香而含着幽深難通的森林的誘毒底黑暗，

人們在淺水裏撐着篙。小彎廣闊了，展開到一條停滯的 Lagoon

底一片茫茫的汪洋裏。森林從卑濕的岸邊退去，留下明燦的青色的蘆草底平坦的一條，以裝嵌天空的反映的蔚藍。一片輕軟淺紅的雲高高浮着，曳長牠影子的纖細的顏色在飄浮着的葉子和水蓮的銀色的花葉的下面。一所小屋，躲在高柵上，遠遠裏看似黑影。近那屋子，二顆高大的印度棕樹，那好像從背後的地面的森林拔來的，微微地倚傾在那粗劣的小屋的上面，在牠們的繁葉的昂直的頭的垂落中帶着一點溫柔憂切的暗示。

那把舵的人，用他的槳指着說，“那兒就是阿薩。我看見他的木皮艇繫在木柵的中間”。

撐篙人沿着小艇的二旁撐篙，從他們的肩頭瞥着一日路程的終點。他們會要願意在別的，什麼所在過夜，比了在這有妖巫的形狀，鬼怪的聲名的 Lagoon 上，而且，他們不歡喜阿薩，第一他是個陌生的人，因為到了一個破落的屋子而住着在那裏面的他，宣說他是不怕住在幽靈的中間，那是在人類荒棄了的所在出沒的。這樣一個人用眼光用說話都能擾亂命運的路的；一面他的夥伴的鬼那偶然飄來的路客，是不容易去和解在他們的身上牠們渴望洩憤牠們人的主人的惡意。白人是管這樣的事的，他們是不信鬼神的人，并和惡魔是相結合了的，他引導他們，不受傷害的經過這個世界的種種不可捉見的險難，對了正直的人的警戒，他們反問以不信鬼神的觸犯的言辭。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他們這樣的想，把他們的全力都傾在他們長篙的篙頭上。那大的木皮艇疾速地，靜寂無聲地，平滑地，向阿薩的壑地溜去，直等到，在一陣篙子重大的響聲，和高聲喃喃“啊，向拉呀！”中，才來了撞在屋子底下的彎曲的木柵上的輕柔的撞聲。

艇的人仰起了頭不諧和地叫喊，“阿薩！呵阿薩！”沒有人來，那白人

扒上那搭在通到屋前竹平台上的相陋的梯子。艇中的舵人含怒地說，我們好在舢板燒煮，在水上面睡覺的。”

“把毯毯和竹籃授給我，”那白短地人促說，

他跪在竹平臺的邊上接受那包東西，于是小艇撐了開去，那白人，站了起來，當面迎到阿薩，他已從他小屋的低門中走了出來，他是一個年輕有力的人，胸部挺闊，臂力壯強，他身上不穿什麼，除了他的薩龍。（印度馬來一帶人穿的外衣）他的頭是光着。他的大而柔和的眼緊切地緊望着那白人，但他的聲音和舉正當他問着的時候是鎮靜，沒有一句迎候的話——

“你有藥嗎，屈安？”

“沒有，”來客吃驚的聲調說。“沒有。爲什麼？屋子裏有人生病嗎？”

“進來看，”阿薩回答，態度是依樣的鎮寧，猝然轉過了身，重走進那小的門口去。那白人，放落了他的包捆跟了進去。

在屋子的朦朧的光裏他看出在一張小牀上躺着一個好蓋在一塊寬闊的紅的棉布的下面。她靜靜躺着，好像死了；但她大的眼睛，圓睜了開來，在昏暗中閃耀，向上面緊望着細長的椽子，一動不動，一點不見。她正發着高度的熱病，顯然地是失了知覺。她的臉頰是微微陷削，她的嘴唇的一半張開着，在那年輕的臉上有預兆般而凝定的表情——將要死的失了知覺的人底專神凝思的表情。那二個人默默無聲的站着俯視着她。

“她已病得很久了吧？”那旅人問。

“我已有五夜沒睡了，”那馬來人回答，着一種鄭重的聲調。“起先她聽得有聲音從水面來叫他，和捉住了她的我掙扎，但是自從今天太陽升了起來她什麼也聽得了，——她我也不聽得了。她什麼也不看見了。她

我也不看見了——我也不看見。”

他沉然着可有一分鐘，於是柔聲地問——

“屈安，她會死媽！”

“我恐怕這樣，”那白人憂傷地說，他許多年數以前已認得了阿薩，在一個遙遠的國裏，在干戈多難的時候，那時候是患難的朋友每多相交。而自從他的馬萊朋友出人意外地同了一個奇怪的女子來住在 lagoon 上的小屋裏，他在那裏已宿過了多少次，在他航行河流上下的旅途中。他歡喜那人，他知道怎樣對於密議守着忠信，怎樣站在他的白人的朋友身旁冒死出力。他歡喜他——或許不像一個人歡喜他的寵愛的狗那裏歡喜——但他仍是作常歡喜他而去幫助他而不問一句的話，祇有時候空茫地朦朧地在他自己的平掌弄，波中想起，想起那寂寞的人，想起那有着大膽的臉，勝利的眼的長髮的女子，他們一同隱密般住在森林裏一孤獨，驚懼。

那白人走出小屋來，剛看見落口的大火燒被迅速偷襲的陰影撲滅，

那陰影像一股深黑而不可捉摸的水氣升浮在樹梢頭樣，展滿在天上，消滅了浮雲的深紅的霞光，和消逝的日光的殷紅的光輝。一剎時所有的星在大地濃黑的上面出來了，而那大的 Lagoon 突然閃耀着反射的星光，像一片卵形的的夜空投落在曠野的無望無底的夜裏，那白人從藍裏吃了些晚飯，於是收集了籜散，在平臺上的幾根樹枝生起一堆小火來，不是爲了取暖，而是爲了烟的緣故，那會驅散開蚊子來，他把自己緊裹在他的毛毯裏，用他的背靠着屋子的蘆葦的牆上坐着靜思地吸着烟。

阿薩用了無聲的脚步穿出門口來，在火邊蹲坐下。那白人微微動了動他伸出了的腿。

“她還透着氣，”阿薩低聲的說預防着他所預料的回答。她還透着

氣，好像發大火一樣的發着燒，她說她不聽得一發着燒！

他停頓了一下，於是吐着一種低幽不在心的聲說——

“屈安……她會死嗎？”

那白人不安地縮動他的肩膀猶疑的樣子喃喃的說——

“倘然這樣是她的命運。”

“不，屈安，”阿薩寧靜地說。“倘然這樣是我的命運。我聽得，我看見，我等着。我記得……屈安，你可說得以前的時候嗎？你可記得我的哥哥嗎？”

“記得，”那白人說，那馬來人突然立起身走進去。別一個，依舊坐在外邊，能够聽得小屋裏的聲音。阿薩說：“聽我說，”他的話繼續着一個完全的沉默。“呵笛阿美非”地突然喊出。這個喊聲之後隨着一聲深沉的嘆息。阿薩走了出來，再沉坐下他的原來的地方。

他們在火前默默的一聲不響的坐着。在屋子裏沒有聞音，在他們的四近也沒有聲音；但遠遠地在那 Lagoon 上他們能够聽得舟上的人在平靜的水面上一陣陣而親晰的唱着的聲音。在舢板船頭上的火遠地裏微弱地閃爍着一種朦朧的紅光。於是那熄滅了。聲音停歇了。地和水不可見的絕不動靜的默默的睡着。那好像沒有東西留剩在世界裏除了那星的閃光永不停息的無力的流射過夜底墨黑的靜寂。

那白人用了睜大的眼睛直凝望着他的前面，望着黑暗裏，那恐懼和蘊惑，那感動和那死底奇異——死底近來的，不可免的，不可見的底奇異，平靜了他的身世的不寧，激動了他的念裏底最不明，最為隱密的思念。那常在的惡的疑懼，那藏匿在我們心底的咬噬的疑懼，湧流出到他四週的靜寂裏——湧流出到那深沉啞默的寂靜裏，使那寂靜看似不可信託而卑陋狹制，像一個不合正義的暴力底滿足而不可透譬的面具。在他

的存在的那個迅疾的有力的擾亂裏，那包裹在星光的寧靜裏的大地變成了一個殘忍的戰爭底空幻的國度一個可怕而迷人，兇嚴或寒徹的妖異熱烈地努力佔有我們可憐無告的心底戰場。一個不可消寂的願望和恐懼底擾動神秘的國度。

一種哀厲的幽聲在夜裏起來；一種教人淒傷而又教人驚惶的幽聲，好像那四週的森林裏大的岑寂曾想要低語進他的耳裏牠們的深大崇高的冷漠底智慧。猶疑含糊的聲音在他四週的空氣裏浮盪，慢慢地形成了言辭，到後來輕柔地在一種溫軟單調的語句底潺潺之流裏飄向前去。他像一個人醒了轉來般的動彈，微微變動了他的坐位，阿薩，一動不動，像影子似的，在星光下低下了頭坐着，正着低而夢般的聲調說着——

“因為什麼地方我們能夠放下我們的憂患的重擔除了在一個友人的心裏；一個人一定要說戰爭和愛。你屈安，知道戰爭是什麼，你會看見我在危難的時候找尋死正好像別的人找尋生命！一個著作許要失掉，一句謊話許可以寫下；但是什麼眼睛所看見的是真理而遺留在心裏！”

“我記得，”那白人恬靜地說，阿薩帶着哀傷的鎮靜說着下去——

“所以我將對你說愛。在夜裏說。在夜和愛兩樣都要去了之前說而白天底眼睛要看着我的哀愁我的羞恥，看着我的曬黑了的臉看着我燃起了的心。”

一個嘆息，短而微弱，隱示出一個差不多不可感知的停頓，於是他的話流下去，沒有一些動彈，沒有一些個姿勢。

“當擾攘戰爭的時候過了，他從我的國家走了去奔波你的願望中的事業，那是我們島上人不能懂得的，以後，我和我的哥哥重又像我們先前是的，變了元首的武術。你知道我們是出自名門，局於一個統治的人種，比誰都更配去在我們的右肩上背上武力的表記，而在興盛的時候

薛鄧曲烈恩對我們示了恩，因為我們，在憂難的時候也容他顯了我們勇敢底忠信，那是一個和平的時候。一個打鹿鬥雞的時候；一個清談的時候一個腹便裝了飽，兵器發了鏽的人中間的無謂的爭吵的時候。但是那播種的人眼看那嫩秧長出了芽，而沒有恐懼那商人來了去了，瘦瘦的走別，胖胖的回到昇平歌舞的世界來，他們也帶來了消息。帶來了謊語，帶來了真情，相混合在一塊，所以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應去歡樂，什麼時候應是憂愁。我們也從他們聽得了你。他們曾看見你在這裏，看見你在那裏。而我是歡喜聽得，因為我記得那戰亂的時候，我老是記得你，屈安，直等到時候到來那時候我們眼睛在過去不能看見什麼，因為牠們已經望到在那兒就要死的一個的身上了——在那屋子裏，

他停住了來一種深切的抵聲中喊出，“呵 Mara bahia 呵災難！於是繼續稍為高聲的說着。

“沒有更壞的敵人，更好的友人比了一個兄弟了，屈安，因為一個兄弟知道那一個，在完全的相知中是最是共禦禍福的力量。我愛我的哥哥。我走去告訴他我什麼他不能看見除了一個臉兒，什麼也不能聽見除了一種聽音。他對我說，打開你的心，這樣他可以看見那裏面的什麼——而等着。忍耐是智慧。Inchi Midah 許會死，或者我們元首許會拋除了一個女子的恐懼！”……我等着！……你記得那蒙了面幕的臉兒的女子，屈安，和元首在她的狡黠任性之前之恐懼。而倘如她要她的僕人，那我又能怎麼呢？但我安慰着我的心在短短的瞥望，偷偷的私語上面。我日裏在到浴室去的路上踟躕，當那太陽落在森林後面去了，我攔扒女子的庭心裏底茉莉的籬笆。沒人看見，我們夾着了花香，夾着了葉的遮簷，夾着了靜靜的立在我們唇邊的草底裏法互相低說我們的謹慎是這樣大，我們算大的心願底低語是這樣輕幽。時候迅速地過了……在女人的間

有了私語——我們的仇人注意了——我的哥哥是沉鬱，而我開始想到殺戮，想到一個兇暴的死……我們是一種要什麼就拿什麼的人——像你們白人一樣。有一個時候，那時候一個人應忘記忠心忘記尊敬。武力和權力是給了主宰的人，但對所有的人給了愛，力氣和勇敢。我的哥哥說，你應從她們中間見了她。我們是兩個像一個。我回答，‘那就趕快，因為我在照不着她的太陽光裏我找不見熱。’我們的時找來了，那時那元首和所有的大人們都到河的口子去用火把打魚，有千百隻的小艇，在白沙灘邊，在水和森林之間，葉子的住屋是為 Rajahs 底居住造成了。炊火的煙像種黃昏時候的藍色的霧，許多的聲音在那裏面歡喜樂地響着。當他們預備好船去捕魚，我的哥哥走來對我說，‘今夜！我準備我的兵器，當那時候來了，我們的木皮艇置身在一團帶着火把的小艇中。火光在水面上照耀，但在艇的後面是黑暗。當那呼喊開頭了，興奮便得他們像視狂一樣我們溜走了。水吞滅了我們的火，我們倒浮到岸邊，那裏是漆黑，祇是這裏那裏餘燼的微微的閃光。我們聽得在草屋中女奴們的談聲。于是我們找着了一塊荒涼靜冷的所在。我們在那裏等着。她沿着岸邊跑來，急速而不留蹤跡；像一枝葉被風吹到了海裏，我的哥哥沉鬱地說，‘去取她；把她帶到艇裏來。’我在臂裏舉起了她。她喘氣。她的心對着我胸跳。我說，‘我從那些人裏頭取了。你來應我的心的叫聲，但我的臂把你抱到我的懷裏反抗那偉大的意志！’‘那對的’我的哥哥說。‘我們是拿我們所要的而能够握住了反抗許多人的。我們應該在白天裏拿了。’我說，‘讓我們走罷’因為既然她在我艇裏了我開始想到我元首的許多人。‘是的，讓我們罷’我的哥哥說。‘我們是飄流了，這隻艇現在是我們的國家——海是我們的藏身地’他一隻腳留戀着在岸上，我懇求他趕速，因為我記得她的心的對着我的胸底跳撞，而想到兩個人不能抵

禦一百個人。我們離了岸朝着下流緊傍着岸撥槳：當我們經過那他們在捉魚的小灣，那洪大的叫喊消歇了，但語聲喃喃聲音還很高，正好像中午時候飛蠅的嗡嗡聲的聲音一樣。小艇都浮着，圍集在一處，在火把的紅光中，在一個烟霧的黑頂下；而於談着他們捉魚的樂事，人們他們誇張頌揚，嘲笑——人們，他們在早上許會是我們的朋友，但在那晚上已是我們的仇敵。我們飛疾地撥槳而過。我們不再有朋友在我們生長的國裏。她坐在木皮艇的中央，臉兒遮着像現在一樣的靜默；像現在一樣的不看見——我對於我所遺留下的我沒悔恨因為我能够聽得她貼近着，我透着氣——像我現在能聽聽一樣。”

他停歇了，用他的耳轉向門口靜聽，於是搖了搖他的頭而說下去。

“我的哥哥要叫出挑戰的喊聲——祇一聲喊聲——去讓人們知道我們是天生自由的強盜，我們信任我們的臂力，信任那偉大的海。於是重又我用愛的名義求他不要做聲。我不是能聽得她貼近着我透着氣嗎？我知道那進逐會要飛快起來的。我的哥哥愛我。他浸下他的槳去沒一些撥水的聲音。他祇說，‘倘如現在你身上有一半的人——那另一半，是在那個女子身上。我能够等。當你重又是一個整個的人，你會和我一起回到這裏來挑釁。我們是同一母親的兒子。’我不做着聲。所有我的力氣，所有我的精神全在我握着槳板的手裏——因為我渴望和她在一個安穩的所在，遠在男子的憤怒女子的咒恨所能達到的所在。我的愛是這樣的強大，所以我想那可以引導我到一個不知有死亡的國裏去，倘很我祇要能透過了 Juchi Midah 的憤怒和我們元首的寶劍。我急急撥槳，從我們齒縫裏透着氣，那槳身深鑽到平滑的水裏去。我們駛出了河；我們在淺處的明澈的海峽裏疾駛。我們繞過黑色的海岸；我們繞過海在低聲和陸地微語的沙灘，白沙灘的閃光向我們艇後閃過，這樣的快她在水

面飛行。我們不說話。祇一次我說，“睡罷，笛阿美淋，因為不久你許需要所有你的力氣。”我聽得她的聲音底清脆，但我從沒掉轉過我的頭。太陽升起而我們仍繼續前行。水從我臉上像雨從一層會裏落下，我們在日光裏汗熱裏疾駛。我從不回一回頭，但我知道我哥哥的眼睛，在我後面，正凝靜地向前望着，因為小艇像投鎗的人的標鎗一樣的壁直前行，當那遺留下了標鎗的末端。再沒有比我哥哥是更好的划槳的人撐舵的人。許多次，一同，我們在那隻木皮艇上贏過比賽。但我們從沒有像那時候，用盡我們的氣力過——那時候，那時候是我們末次。同撥着槳！在我們國裏再沒有比我哥哥更勇敢更強壯的人。我不能有了氣力來轉過頭來望一望他，但每一時我聽得他的呼吸的絲聲在我後面高起來。依舊他不開口，太陽正高。熱汗像一股火的火焰般，黏貼着我的背，我的腰幾要裂斷，但我不能再透得過氣來了。于是我覺得我一定要用我末一口氣喊出，“讓我們休息！”……“好”他回答；他的聲音是堅決。他是強壯。他是勇敢。他不識恐怖不知道疲倦……我的哥哥！”

一個有力的溫柔的低聲，一個洪大而微弱的低聲；顫慄的嗓子，騷動的樹枝底低聲響徹了森林底叢莽的深處，響徹了那 Lagoon 上的星夜底溫靜。停在木柵上的水一次突然起着浪聲的舐着泥濘的木料。一個溫暖的空氣底呼吸撫摸二人的臉上帶一種哀傷的聲音吹問過去——一個呼吸像一個夢着的大地底不安的嘆息，高而短促。

阿薩在平穩，低幽的聲音中說下去。

“我們把我們的艇駛上一個小灣的沙灘，那海灣是接近一塊好像這我們去路的長舌形的地，一個長的樹木森森的海角遠伸到海裏。我的哥哥知道那所在。在海角的那頭一條河有牠的入口，經過那地的莽叢有一條狹的小路。我生了一堆火煮飯。于是我們躺倒在柔軟的沙灘上睡覺，

在我們的木皮艇的陰影裏，當她看守着。不待你合上了我的眼睛，我就聽得她的尖聲的警告。我們跳起身來。太陽已一半下了天幕，在海灣的入口我們看見了一隻裝滿了許多的划槳的人的 Prau 出現。我們立刻知道；那是我們 Rajrh Praus 的一隻。他們是看守着海岸，而看見了我們。他們打着鑼，把 Prau 船頭轉向到海灣。我覺得我的心在我腦頭變了軟弱。笛即美琳坐在沙灘上，遮了她的臉。打海逃是沒有路。我的哥哥笑了。他有着在你走了之前你寫給了他的鎗，屈安，但祇有一把的火藥。他趕快對我說：‘快挾了她打小路逃。我來擋住他們，因為他們沒有火器，迎着手裏有一根鎗的人登岸是終要打死他們幾個，快同了她逃。在那個森林的那一邊有一所漁夫的房子——一隻木皮艇。等我一打完了所有的子彈我就跟來。我是一個飛步的人，在他們能上來之前我們已去遠了，我能支持多少久就多少久，因為她祇是一個女子——她也不能逃也不能抵敵，但她有着你的心在她的手裏’。他伏落在我們木皮艇的後面。那 Prau 在來了。她和我逃，當我們沿着小路疾奔我聽得鎗聲。我的哥哥開火了一——次——二次，銅鑼的隆聲消歇了。在我們的後面是靜寂，那塊地的地峽是狹小，在我聽見我的哥哥開第三次鎗之前，我看見那斜傾的邊岸，我重又看見到水：一條澗河的入口。我們橫了一塊蔓草叢生的濕地。我們跑下到水去。我看見一所低的小屋在黑的泥土的上面，一多小的木皮艇是拖擱着。我聽得又一鎗聲在我的後面。我想，‘那是他的末一響了。’我們衝下到木皮艇上；一個人從小屋裏奔出來，但我跳上他身，我們一同滾到泥裏。于是我，扒起，他靜躺在我的腳邊。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經殺死了他或者沒有。我和笛姆美琳把木艇推入水裏，我聽得後面大聲叫喊，我看見我的哥哥衝過濕地。許多的人正在後面跳前來。我挾了她在我的臂懷裏，把她摔在艇上，于是我自己跳了進去。當我向

後望望，我看見我的哥哥已跌到了。他跌到了而再扒起，但人正在四週圍近了他。他叫喊，‘我來了！’人是密近了他。我望着。許多人。于是我望着她。屈安，我推開了木皮艇！我推牠到深水裏去，她是向前跪着臉望着我，而我說，拿你的槳，一邊我用我自己的槳打入水。屈安，我聽得喊。我聽得他喊我的名字喊了兩次；我聽得衆聲叫喊，‘殺！打！’我絕不掉過身來。我再聽得他一聲大叫喊我的名字，好像那時候生命一起同着聲音消去了——而我絕不回過頭來。我自己是名字！……我的哥哥！他叫了三次——但我不怕性命。她不是已在那木皮艇上了嗎！我不能同了她去尋一個國家，那裏死是忘記了——那裏死是不知道的嗎！”

那白人坐了起來，阿薩立起身站着，一個模糊的靜默的身影掩在那火的將熄的餘爐的上面。在那 Lagoon 上面一種飄浮低沉的霧已罩爬了來，慢慢地掩去了星的閃爍的形象。現在一大片白茫茫的霧遮蓋了地面：牠在黑暗中寒冷的灰暗的流，在無聲的漩渦裏廻旋着樹身，迴旋着屋子的平臺的四週，那屋子好像在一面海底一個騷擾而不可捉摸的幻影裏浮飄。祇在遠地裏濃樹的尖頂矗現在天底閃亮中，像一個陰森怕人的邊岸——一個誘人，慘酷，深黑的海岸。

阿薩的聲音高響地在深沉的寧靜中振動。

“我有了她在那裏！我有了她！得了她！我也許會面敵所有的全人類。但我有了她——而——”

他的話洪亮的消失到空虛的遠方去。他停住了，好像去做聽牠們很遠很遠的寂去——不可挽救，不可喚回。于是他靜靜地說——

“屈安，我愛我的哥哥。”

一口的風使他戰慄，高高在他的頭上，高高在霧的寂靜的海的上面。綠樹的飄蕩的樹葉一起蕭瑟着一種哀傷而貨噓的聲息。那白人伸出

了他的腿。他的下頷靜靠在他的胸上，他凄傷地喃喃的說沒有舉起他的頭來——

“我們都愛我們的哥哥的。”

阿薩用了一個深切低語的猛力發出——

“死了的人我又管他什麼？我要我自己心頭平靜，”

他似乎聽得屋子有一些聲息——傾聽着——于是默然無聲地走了進去。那白人站了起來。微風一陣一陣的吹來。星星更蒼白的閃着，兀好像牠們已隱進到無垠的蒼穹底冰凍的深層去。在一陣寒冷的風過後有幾秒鐘完全的沉靜，絕對的靜寂。于是從森林的黑而波形的邊線外一道金光射上天際，作滿了東天半面。太陽已開起。霧退了碎成了，浮盪的一塊塊，消散成稀薄飛滾的旋圈現露的 Lagoen 光滑沉黑的在濃樹底蹙蹙跟底濃重的陰影裏輪着。一隻白鷹斜斜的笨重的在那上面打着旋。飛到了明澈的陽光裏，而一時閃眼地明亮的出現着，于是更高的冲飛，變成了一個黑色不動的點子 而後消失到蔚藍裏，好像牠永遠離開了地面。那白人，站着在門口邊向上凝視着，聽得在小屋裏有一種昏迷的話聲底混亂不連續喃喃聲末了是一聲高聲的呻吟。突然阿薩伸出了雙手跌了出來，顫慄着，靜靜的站了幾時，眼睛定看着。于是他說——

“她不再發着燒了。”

在他的面前太陽在樹梢頭現出了牠的邊緣隱靜地上升。微風清新了；一道大的光輝猛射在 Lagoen 上，在微波的水面起着閃耀森林清晨底明澈的影子，走出來漸變清晰，好像牠們更近的銜來——突然在樹葉，點擺着的大枝搖曳着的樹枝，底大騷動中站住。在沒慈悲的陽光裏無知覺的生命底低語漸變響了，那人的受傷的啞默的黑暗四週，在不可思議的聲音中說話。阿薩的眼睛慢慢地遊移，于是定睛緊視着正上升

的太陽。

“我什麼也不能看見了。”他對他自己半高聲的說，

“原沒有什麼，”那白人說，移動到平台的邊頭，對他的小艇揮手。一陣叫喊微弱地浮過那 Lagoon 而來，舢板船開始向着幽靈的友伴的居處平流來。

“倘如他要同我一起走，我可以等你一早晨，”那白人說，眼睛移向水面望着。

“不，屈安，”阿薩輕柔地說。“我不將在這間屋子裏吃了睡了，但我得先看清我的路。現在什麼也不看見了——什麼也不看見！在世界上是沒有光沒有平靜；但有死——許多人的死，我們是同一母親的兒子——而我在敵人的中間留落了他；但我現在要回去了。”

他吸了長長的一口氣，繼續在一種夢樣的聲調中說。

“再一些些時我將看得清楚面上我的路了——上我的路了。但她已死了，而……現在……黑暗。”

他大提開了他的雙臂，任讓牠們沉着他的身體垂落，於是靜靜站着，臉漠然不動，眼凝冷如石，緊望着太陽，那白人下了他的木皮艇。撐篙的人輕快地沿着小艇的二旁撐着篙，他們探過他們的肩頭瞥望着一個倦勞的行旅的開頭。高高在船的後梢，他的頭蒙在白的破衣裏，那舵人陰鬱的坐着，任他的划槳水裏垂曳着。那白人，用兩隻臂依伏在小艙的草頂上，向後望着艇行水跡底閃耀的漣漪。在那舢板駛出了 Lagoon 而轉入到小山灣之前，他抬起他的眼來。阿薩不曾移動過他個人孤寂地站在探索的陽光裏，他看過了一個無雲的天底廣大無涯光明而望到一個幻影的世界底黑暗裏。

譯者附記：Lagoon 的譯名是礁河，因為我歡喜這篇的異國的情調，所以不想把篇名譯出來，而一仍其舊，我以為譯了出來，反要減去了一種異國的情味，這還希讀者見諒，並祈加以指正。

十二月十四日午後

這簾纖的雨兒

嶺梅女士作

這簾纖的雨兒是篩滿空間，
這細雨是凝住在紅杏枝頭。
迷濛中儘望不見素衣的你！
是不是今朝你却懶得再來？

我天天憑着窗兒呀待你，
待你來了我却躲在幔中！
昨天可裝做得有些破綻，
窗檻上的腕兒忘記縮回！

你淒迷的凝望我何曾不知？
這曾經你蝶躞着的樹下呀，
你一去後，可愛的人兒呵！

那裏我豈只踏上了千百遍？

這簾纖的雨兒是箍滿空間，
這細雨也紛灑上你的臉兒！
今朝我可再不要矜持了罷，
他淒涼的形態真使我心傷！

(十七年春——汕。)

訪 問

蔣山青作

木馬在跳躍。

我們背着木馬的騎士，極其迅捷地，像蒼鷹攫取了一隻雛鷄般地，親了一下吻。她很端端，唯恐給她的學生們見了傳揚出去，雖然嚼着樹攬一般，與我正有相同的趣味。

木馬仍在跳躍。

木馬的騎士，雖很幼穉，顯得是有衝鋒陷陣的威武。一時望着我們笑了；於是正使我看見他那福橘一般的肥臉。我看見他時，我總得抱着他，問他，吻他。記得上次的來到，曾經如慈母般地吻吻他。那時他忽發覺有慈母所沒有的微髭，忸怩地說道：

“你的鬍子觸人！”

那聲音沉着遲緩而雅氣，使得人聽了油然地憐愛起來。我走上前去，要抱着他再吻一吻，他迅捷地像一隻雛鷄逃避蒼鷹的攫取，忽木馬上跳了下來，跑出門外，一面說：

“你的鬍子觸人！我不！”

“不會的！你看！我剃過面了！”

他更跑得這些，從玻璃窗內，在望着我笑。

她望着也笑了。

迎面的鏡子裏，照着那木馬還在作慣性的跳躍。

我退上去，終於抱着他了。我在他那福橘般的臉上，尤其是那新熟的蘋果般的顴頰上，輕輕地，幾乎沒有吻着般地吻了他一下，一面又問着他道：

“這回不觸人了罷！”

“這回不觸人了罷？”他遠遠地，也在說着。

福橘與蘋果，掙扎着，從我懷裏逃出去了。

“因為你也知道的！可不是嗎？”

“.....”

“因為你也知道這回不觸人了！”

“.....”

“因為你上次定也以爲觸人的！”

“.....”

我問着她說，她總是不答話，她祇有笑！笑在答復了一切。

幼稚園中已經是放學的時候，最後回去的福橘的臉，等着僕人的來到，把他抱了回去後，素來是非常熱鬧，充滿着力與熱與動的氛圍，立時似垂幕一般地降落下來，降落得沉寂而冷清，除了我和她以及我和她的影子以外，只賸有木馬，木馬前面的鏡子，木馬旁邊的風琴和風琴旁邊的玩具櫥，口字式的低矮的書桌和更低矮的小椅子，都在嚴肅地排立着，喪失了原有的活潑。不像有些時候的桌子椅子都能跳舞，都能表現着他們的動！

於是素來不常感覺到落寞的我們，這一次也都感覺到落寞了！我可以測知她那隱微的情緒，她定也同情於我的感傷。

“如果你們在上課的時候，是青春的象徵，象徵着青春的愉快與光榮；這時候，便是如我們的年歲逐漸老大的時候了！”

“這時候，你看太陽在躲下牆頭，本是最落寞的時候！請不要感傷罷！個人主義的感傷已經是不很時髦，要知道，黃昏與夜晚都將臨到，這時候我們還可以鑑賞這末即衰亡的時代呢！”

她竭力裝做不很感傷其實也同樣或傷地說着；於是我極其自然地走向她溫和的懷抱，很稚氣地給她輕輕地吻鬢，我飾着稚氣的口齒，笑着仰起頭來，閉了眼睛，和她說道：

“你的鬍子呢？你怎麼沒有鬍子觸人？”

“不會的！你看！我剃過面了！”她也學着我剛纔的口齒說着，使我忍不住好笑。

我便走到木馬的前面，騎上去，用力地使他跳躍而且是奔騰地跳躍，幾乎要倒了過來。我又把小椅子從桌肚裏拉出，很費力地坐在書桌旁邊，很有與致地追索着我的青春。

她走到風琴邊，輕快地彈出她慣彈的調子。

“我要做你的小學生了！”我嚴肅地和她說。同時心裏在忍不住地要笑。這樣似來到小人國中，做一個格利佛；坐着這小人國的小椅，好像坐在地板上了。

她真地像在上課時，不住地彈着輕快的歌曲，同時不住地回過頭來望我，像也忍不住地要笑。

她上課時，這樣的小桌椅上，都坐着幼穉團的學生，排成個U字形，中間是先生的座位。她先是輕快地彈着風琴，彈完了一個調子，再換上一個，重彈着，這時男女大小二十幾個小孩子都伏在桌上，假裝睡着；有的很安靜，有的很暴躁，有的要隨時自作聰明地彈壓或糾正不該安靜或

極其暴躁的同學，直到她喊着“小朋友，醉來罷！”並且用一個單音表示天明的時候。我不知道他們是否厭倦于這種近於儀式的舉動，我每回很想加入在裏面，追索着做一刻青春的夢。但在參觀的條例上，當然不會有這般的規定。

這時候我是故意地，却也很偶然地伏在桌上，閉了眼，靜聽着她的輕快的琴音。

我設想，而且也似是事實。在這青春的世界裏，在這幼稚園的一間屋裏，我還是一個小孩子。我的左右兩旁，坐着的都是小孩子們，福橋臉也在其中。我們憧憬着昨天嬉戲的餘歡，我們在設想下課以後，應該去堆積木，或是去推沙車，又或把玩具櫃裏的皮球，拿出來，搶着踢着拍打着。我們要輕輕地唱着新教的歌曲，並且要跳着新學的舞蹈，或是團團地走着，立着，由先生領導着做有趣的新的遊戲。如果他或她碰去了我的皮球，我便要捶上一拳，或踢上一腳；如果搶不着，就哭；搶着了再笑，或者在不住地矜持的誇耀！我也許很為懦弱，如他們最懦弱的一個，從矜持而誇耀的掌握中，失去了搶來的皮珠；我也許很強悍，可以獨佔我取愛的玩具，直到我自己疲倦或厭棄的時候。我或能嚴肅地隨時彈壓糾正並管駁他們，使他們！我同樣地守秩序，聽先生的話。我或者最得先生的歡心，而且最受同學的敬重與親愛，遇到先生的朋友來到時，也和同學們上前抱着，表示出無限的歡迎的熱忱。我定也終日的歡欣跳躍，把地板上的灰塵揚起，似一層淺霧；我定也情願從很高的滑梯上滑下來，或從下面爬上滑梯的頂端，好像登一座高山。

耳邊是輕快的琴音的震顫，便我能忘却憂愁，忘却煩惱，忘却苦悶和一切最不好看的情緒的形容詞。

我迷戀這假睡，我迷戀這短夢，我迷戀這假睡中間非夢的短夢！我

似已重變爲最幼小者，在一叢人間的最不好看的情緒的形容詞的前面，尋獲了我的已失的青春，我於是充滿了青春的愉快，充滿了青春的活潑！

我似從鏡中看見自己一般，設想着，幻視着，我的青春生活，我和我的同學們，在做着應有的舉動，在享受着應有的幸福，時間雖在消逝着，我並不知道時間消逝所給與的悲哀；生命如花在從萌芽而含葩放蕊，並且在風雨之中凋謝了，這裏應有的歷程當中，我還能認識這歷程所定改的慘痛。我只是早晨起來，走到幼稚園中，和許多同學，隨班上課；下午放學回家，重入慈母的懷抱；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有着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心情。我有着女的朋友，我們雖很親暱，但是不知道戀愛，尤其是不知道戀愛在甜蜜的另一面，所應該享受的苦悶或悲傷。——像我和她現在隔一天不見便很難受，便要急急地前來訪問。

我和我的同學們，這樣地上課下課，這樣地舞蹈與歌唱，從來不曉得孤單，也更不曉得人間總應有孤單的時候！

我像在幻想又不像幻想地想像着一切。我確已追索着了我已失的青春的情緒，這時耳旁的琴音早經停止了，我仰起頭，我睜開眼；睜開眼來，看見的祇有沉寂與冷清。已經是黃昏了。

她立在我的背後，像一個雕像，同時在無言地嘲笑我：

“你在訪問並且追索青春嗎？青春是如你一時回復的青春的緒一般，立時便要消逝去，而且比較那緒，更其是無從回復的了！”

我在感覺着前所未曾感覺過的沉寂與冷清，青春的世界是已經到了末日，無邊的黑暗在襲進窗來。我的眼淚滿蓄在眼眶裏面了。我仰起頭臉，迎着了立在我背後的她熱烈的長吻，我又立起身來，把她擁抱着。我的無謂的眼淚滴到她的臉上了。

黑暗更襲進窗來！

十七年十二月三月

老 龔

詩 靈 作

我不是一個畫家，能够舉起一枝飽濡了黃的，紅的，青的，紫的顏色的筆，一筆畫像了老龔的遲重而淡黃的眼睛；二筆塗出了老龔的眉毛，彷彿秋草衰零；也描摹了一個赤黑色的兩片厚唇形成的小嘴；並生了黑在肉裏的硬髯；更那樣這般，作成了一額闊嘴尖的蒼黑的臉形，短髮蓬鬆，作為送給老龔的禮物，無論在何時何地，讓他裝在案頭，時常按着臉對着發想：又老又黑而又有鬍子的臉，如何會變白了，光光的，嫩嫩的，像白百合一樣，那末可以給任何女人愛着，這樣才是有幸了。更如何到了一個有運的時機，賺得一官半職，既能耀祖榮宗，也足享樂一生，洋房，汽車，決不如現在的清苦寥落，案頭只有幾本枯燥乏味的書籍，一個一個的字，到底不會變做女人的艷豔有光的黑眼睛；到那時自然是左擁右抱了。但這却是我的最大的新發明，我要用別一種方法，寫一點關於老龔的事，給老龔當是我給他畫的小照，讓他自己好像照在鏡子裏一樣的來玩味着，這我想是最有趣味的。

老龔是一個只有二十七歲的人。他是最老的同學，從小在故鄉一個學校裏，同坐在最前一排位置上，聽着禿了頭，閉了眼如老和尚講經一般的老師講課，直到中學畢業，我們同了至少有七年的學。雖然在中

學裏，因為我們的所向不同，他是進了化理科，我是在藝術科專門研究藝術，但我們還是同級，上公共必修課的時候，還是在一個教室裏。但自中學畢業了，我讀了不多時的大學，就到處去飄流了，從此我們是分離了。我很追懷着他，他却是一個最和善而十分有趣味的人。所以我對於他，我常會打聽消息，在無論那一個認識他也認識我的親戚朋友面前，偶然碰到了頭。我也要常常寫信給他，可是因為我是一個飄流的人，今日天南，明天地北，總不容易接到他的回信，他也很關切我的行踪，我從各方面聽到。

雖然老嬰的年齡，還不算大；假使的說法，他是一個才貌俱佳的人，自然足以驚到一切世上的少女；但他却是這樣的不幸，至今還是孤零零的。的確，他是形容枯槁，倘不問他的年紀，只看他的容顏，至少已快近四十歲的人了。這於老嬰實在是一件最不樂意的事，所以他時時要捧着一個臉，照在鏡子裏，這樣那樣看個不住，帶着憂然無歡的，非常頹傷的態度。有時自己也看得太厭了，便嘆了一口長氣，恨恨地把鏡子擲去了。似乎這樣一來，可永遠不會看到自己的自己最不樂意的臉，而可以自慰。但是在我看來，這還是他的幸運，他能儲藏着最可貴的處子的純潔。不然至少也要給粗齒的黑漢子，擁在被窩裏糟過，雖然不一定要有最會媚人的女子來愛他。可是他總不會想到這一點；他只恨着自己的臉生得太醜，上闊下尖，成了一個倒三角形；而頭髮腳又生得很高，距離着眉毛上緣，因為太長了，非常空洞，像深夜無車輛與行人的潤潤的馬路。眼睛實在也生得不小，假使生得只要再大一圈，就要覺得眼如銅鈴了，但是他的眼睛配了他的臉，却如豕眼一般的細小。鼻子太短，望去與眼睛打成一堆。嘴就橫生在鼻子之下。嘴唇上的短鬚，假使不是他很勤謹的去括，當然不會黑在肉裏，而可以做成洗衣的刷子。而且這強黑的

短髭，還從額下一直蔓延而上，至耳前與髮梢相接，雖然他很勤謹的天上了拔毛藥水去括，或拔，還是一點也不會減少；而且反長得更厲害。好在沒有女人他能 Kiss 她，不然她的嫩如新生的玫瑰的朱唇，定會給他磨得要滾出血來。他的臉也窄狹得沒有兩個指頭並行的可能，活像狼或狐的樣子。又好像封神榜裏拿着小槌子的辛環。但是如其把他的棕色的臉色來說，那末又像百貨公司門口站着的臘製的紅頭印度鬼子。簡單地說起來，老饅的臉是又小又黑又老，像吃了十幾年鴉片的人，因此在學校時代，大家都望文生義，替他取了一個‘鴉片兒’的雅號。但這却是最能動他氣的，以為是在譏笑他了。

我記起這一件事來了。

中學時代，自然是最感到性的煩悶的時期，除了幾個極少數的年齡太稚幼，或是冷酷的神經病者以外，所獨稱為孔老夫子的，或道學家的，也都是虛假的；那個不在迷茫中作愛的追求。雖然不能說，這樣一定會得到女人的安慰，但這樣却似乎可以安慰着性的煩悶許多。我自然也是個中人，常常托起一枝筆，空想着許多美麗的少女，有福的青年，構撰着多少戀愛故事。老饅我覺得他也是煩悶得非常厲害，在他的一舉一動裏，都有解決一次性慾的要求。學校裏所有的臉形生得非常秀逸娟媚的同學，他是常常趕着他們，要摸他們一把臉，或者拚命攔住了，將滿是短髭的嘴唇作幾個異樣誠懇而可憐的有聲有情的長吻，害得人家全頰緋紅。吻過了，他是帶着很樂意的笑容，也微泛些紅意，眼睛裏有些吻後的濕潤，望着他的低着頭把一個柔荑似的手掩着被短髭刺痛的面頰的或許是情人的情人，尚有些依依的情愫，如在夕陽西下，絳繡暮林的晚霞，何等的不捨。啊，真的不捨！

復這是老饅最歡愛，也是最鍾情的一個美貌的同學，像異常一個少

女。粉嫩的臉，秀娟的眼，清逸的眉，唇朱鼻柔，聲如琴聲，在老腿看起來，不是西施，也就是黛玉了。而且人又高矮適度，走起路來嬌嬌有姿，更使老腿心傾如死。老腿的去學化理，也是爲了復遠的關係，復遠的天賦是精於化理的。他們總是同行同止，上起課來，誰也不會隔開一個位置的。假使有好事的同學，有意把他們的位置隔開了，或把復遠暫時佔去了，復遠的心裏怎樣，固然我不敢說定，但老腿總是不安得要哭。隨便經過任何長久的時間，他只有翹着一個嘴，不發一言，眉愁如鎖。他們因爲不慣分離，自修室是合着的，寢室也是合着的，可是他們對於化理，還未研究得精深，尙沒有發明可以把兩個人膠合起來的方法。這於老腿却是一件最可恨而又無法可補救的事。他們也很怕人家講着他們，像一對青年戀人在秘密戀愛着一樣的畏畏縮縮，怕長怕短，但是誰不知道他們的事呢？每天的晨起，同寢室的同學，用心當着了他們的面說，“昨夜有野貓在房裏跳躍，床架子動得可怕。”果不論昨晚是不是尋人家都睡熟了，老腿爬到復遠的床上去，與復遠同睡，至黎明人都未醒時老腿再回到自己的冷被窩裏；但他們總要紅一陣臉。而且也甚至於有這樣的同學，會翻着復遠摺疊好了的被褥，不知要尋出什麼來。尋不到什麼的時候，就會招呼着復遠或老腿說：“這床被爲什麼有些刺人的臭味，”復遠或老腿，當然是無言可答，閃閃躲躲的走開了。於是大家都哄然而笑，笑過作沉默的目語。

這一天是星期日，天氣非常的好；一個上午完全鬧着這種事。因爲前晚，是星期六，學校裏的人很少，回去的回去，住旅館去的住旅館去，老腿和復遠很早也就關了房門，二個人很大胆而舒適的去睡着了，像久困監視的情人，一旦脫了羈梏一般。因爲時間還很早，寢鐘還沒有打，給別個寢室裏的同學看到了，偷伺窗外，雖然室內無燈，但藉了室外的燈

光，從玻璃窗裏望進去，室內的下了帳的床，却看得很清楚。床一次動了，二次搖了，三次擺了，四次，五次……在未打寢鐘以前的他們的動作，人家都已看得很明瞭，以後當不用猜想，於是第二天的明言暗語，實在使老龔和復遠，耳朵熱了又熱，臉頰紅了又紅。這樣半天鬧過，吃過午飯，許多同學都預備着出去，雪花膏抹得厚厚的，花露水洒得離人丈許，就可嗅到香氣。老龔和復遠，更不用說了，他們是每個星期都不能間斷的，宛然一對情人，要挽着臂去走。

老龔吃過午飯，一個人打了一盆溫熱的水，在自修室修，搽了肥皂，對着鏡子，打開保安刀，括着短短的髭。復遠在寢室裏裝扮，“老龔，好了沒有？”在手續上計算起來，復遠的打扮要比老龔來得省簡，搽過臉敷好粉，洒了一點爽人的香料，對鏡子照過一遍，於是喊着老龔了，一面還換着衣服。

“還沒有好，”老龔應聲回着，皂花從嘴噴出了許多；“你來等着一會兒吧。”

復遠那時已走近了，讚美着老龔說：“今朝你要輕着好幾年的年紀了。”老龔自然非常歡喜，頓時嘴角露出了笑容，他所愛的人是讚美着他了。真的，老龔是樂不自止了，保安刀也不在用力的拉，却開大了口笑了。在自修室裏正埋頭讀書的一個同學於是就笑着說：“今天女人在老龔的臉上，定會多看幾眼。”這位同學是一個很用功的人，平日一心讀書，從不出去玩一次，但是一講到女人，他却很高興。

就在這個時候，正好有一個不知趣的同學走過老龔的自修室門前，望了望順便說：“但總是像個鴉片鬼。”帶着了笑，於是老龔便怒氣直奔，擲開保安刀，破口罵了：“豬仔！”未修完的臉半個黑半個白；“誰要你的姐？管我鴉片鬼不鴉片鬼！”這於老龔自然是何等氣憤的事；但是經復遠

勸慰了一番，那個不知趣的同學也走開了，他才又平下氣來，把鬍子括完。也擦過遮雪花，向鏡子裏照了照，心下十分悅，愉禁不住撲着復遠，“試我一次新光着的臉罷。”於是他的嘴唇已接到復遠的臉上了。

這已是幾年以前的事了，那時我們正在蘇州讀書。如今我所知道的老腿，已由性的煩悶，經過了女子的追求，已達到了更複雜的念頭，從經驗所得，有了勢與利，女人自會解決，而發生了升官發財的好夢了，我不能不佩服老腿的進步，但不知老腿是否還能憶起這種事？

老腿自中學畢了業，就去擔任一個中學裏的教員，教理化兼音樂。他在那個學校裏，雖然混了幾年，但他的心裏，並沒有一刻非常安穩的。他看看幾本冷清的教科書，只有自恨自嘆，氣不得馬上想去做了一任大官，括了一點錢，把世界上所有的女子，都藏諸金閣雖然他這樣想，多少含有些報復的意思，但却也是他的親自體驗得來的教訓。他是何等的失望呀，他是這樣的不幸。他自己想，他是這樣的又醜又窮；但假使他有幾個錢，就是再生得醜一些，甚至是一個殘廢的人，這付柔溫的白熱的心腸，又何患不授而可以任意去愛幾個女人呢？

在學校教書的時候，老腿却時時想要離了學校到廣東去，看了幾個親戚都得時了，雖然他的心裏還以為孫傳芳才是將軍，孫文不過是一個大逆不道的神經病者。到革命軍下了江蘇，孫傳芳像負傷之獸一般的竄去了，他看風勢不得不轉航，而且時機又是一個可趁的時機，於是正式改張旗鼓，做了一個黨員，脫離了學校，走到南京去了。在他眼睛裏看起來，現在的南京，只等於以前的北京。但是他非常的驚恐，因為他那時想起了，算命先生對他說的話：“這樣的才貌，似乎不配做大事體。”的確的，老腿是非常的倒霉，鑽了幾個洞，又從洞裏鑽出來了，都說他是沒有賣相。這我也要替老腿同聲一哭，世界上的事原是以貌取人，而不管你

的才器的呀！這是已經成爲公理了，一切只有架子和金錢。所謂‘人欺窮漢，狗咬樞衫，’這已寫盡了全盤的世界了。

在南京候了半年缺的老龔，只落了一身債，又只得如敗陣的將軍，回到家裏。那時正已到了秋天，我淪落鄉間，巧遇到了他，他是很憂感着前途的黑暗。官既沒有升到，書又沒處去教。但我看他的心，還沒有在失望中死去，在灰頹的嘆氣中，還時現着微笑的新鮮的希望。不久我再寓上海，碰到鴛君，聽說老龔已由鴛君介紹到南京一個機關上去當秘書了。我是很爲老龔慶賀，最不幸的老龔，以後總能如意以顯達了。可是事隔一月，再遇鴛君，老龔又已解職了，因爲他寫不來呈文，公函，指令，……一切官場文字。自然，這是非常不適於他的事情，‘奉此，‘等因’，決不是A角等於B角；‘爲令遵事’，‘切切此令’，也不是X乘Y等於什麼。自此我又很掛心着他，我以為素性安分的老龔，又要同我一樣的嘗嘗漂泊的滋味了。直至現在我們又重逢海上，始知自此以後他又經過了不少的遷變，最後又去當了一個機關裏的秘書。但那時他已用過一翻苦功。我們此次海上重逢，正也是他歸野的時候，說是因爲他的委員長已免職了。但經過一次榮任歸來的老龔，還是依然如故，不要說他的洋房，汽車，女人的計劃完全失敗，還去一個落寞孤苦的人，即是最淺陋的生活，還是沒有改善，一頂帽子，一件馬褂，還是我從前看見他時穿的。而且人是似乎更老更小更黑了。一團過去的黃金色的好夢，却已爲額上深深的皺紋所掩去了。在如此失望中的老龔，如何不會憶起一切而下淚，他的一切是爲女人而憔悴了。

老龔的確是太可憐了，他是何等渴慕着女性！他的對於女性的追求，委實使人驚異。尤其在失眠之夜，更使他東想西念的不能自己。復遠果是他最愛的人了，但是他想起了表妹，想起了某女學生，他只能把懷

遠暫時推開。他雖覺得這是太不應該的事，太有些對復遠不起，可是在實際上一個男子也的確不能永久滿足一個男子的希慾的。

老龔對於他表妹的事，已經公開地寫過了，大概他是很愛他的表妹罷？在很小的時候，已有些幼稚的戀情了。後來因為大家長大了，他是出外去求學，她便做了深閨裏的小姐，從此他們是隔離了。而且他已和一個不認識的鄉下女子訂婚，她也由父母許了一個不知臉長臉短的男人。但是他於某女學生的愛慕，却始終秘而不宣，這大概因為他自知是近於做夢罷？

關於這事的起頭，非常好玩，而且覺得老龔這人似乎有莫名的病狀。有一年大概是在春天，全省的中學校，在我們的學校裏開理化競賽會。因為老龔是理化科的學生，照理要參與賽會，雖然他的理化，也如他的臉一般的不見長。畢業後去做教員，很不能滿學生的意說：“龔先生怎好來教我們理化？”

老龔預想這個競賽會一定是很可出風頭的，尤其因為有許多女學校的學生會來參加。所以老龔在預賽和決賽的那兩天，修飾得比平日要考究到幾倍以上，化妝品店裏自然做到了一筆意外的交易，在衣料店裏也多了一種新的收入。這兩天的老龔，顯然是何等風威！十分像是一個有錢的人！也十分像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又黑又老又小的臉，當然是暫時可以掩去了一切的不滿。

總算老龔的本領還不差，預賽還沒有落選，雖然決賽是失敗了。但他於決賽的失敗，並不覺得如何不安，羞恨，憤激，因為他已把他的心放在另一件事上了。原來在這個競賽會裏，在蘇州的一個女學校裏的學生，請他幫了一次忙，談了幾句話，老龔覺得這是一個最可驕傲的事。而且這個女學生決賽也和老龔同樣的失敗，這於老龔更覺得是件最適合

的事。因此老腿心裏想，假使能從此和她互相研究，討論，倒也是一件最好的事。更假使……又更假使……他一步二步……很精細的想擬着，直想到如何和她結婚，更如何去解決家庭問題，一切都來得非常周密。他這樣想時，覺得非常的爽快。

在老腿所擬定的計劃書了，第一步便是通信。自然通信是談愛情的第一步，但通信又是一件何等是的事。這凡是我們經過愛情試驗的人，都會知道的。更難的尤其是第一回，這真如沒有看過上帝的人，要上帝一樣。而且老腿又不長於辭令，寫不來美麗的情書；畫幾個化學公式上去，到底是沒有幫助的。雖然他也寫過小說，用很曲折的筆敘述着他愛他表妹的故事，而自己曾作非常的想，以為自己的筆法還不差，但他到此時，却為愛情所折服，不敢再信着他的有力的筆，而非常的虛心着。這却是最普通的情形，我們往往平常認為極有把握的事，只要當在女人面前，就覺得似乎有些不勝。尤其是初次接觸女人的人，老腿何等的不敢信任他的曾經寫過戀愛小說的筆呀，他許多次背了人家，在半夜之後，電燈光已經滅了，一個人像魔鬼一般，坐在一枝半明不明的魚油燭前，提着一枝筆，支着了頭，想了又想，寫了又寫，他那時再也想不到孤零零睡着的復遠了。自然，他自想到了某女生豐肌潤肉，赤裸裸的擁在被裏，也感到同樣的清涼，他是非常的神往。但是這封信他是始終寫不成。幾次失敗的結果，他下了一個決心，買了不少的文學書，來研究文學，想在短時期內，獲得相當的成功，寫成這封偉大的情書。老腿這樣的變更他的所學，在人都以為他是在競賽會裏失敗了，索性丟了來研究別的，復遠也是這樣想。這是何等不幸的事，睡在老腿唯一所愛的心坎裏的復遠，也從此是跌出來了。

老腿不敢信任自己的筆，寫不下這第一封的情書，固然是——個原

因；可是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他的胆量，只能容納一個老鼠，不能容納一個黃牛。他恐怕某女學生，不能接受他的愛，假使她把他那封信，交了她們的校長，過來辦起交涉來，那不是玩的。犧牲一個辛苦了數年的文憑，倒還是小事，最困難的太失望了一生辛苦的終日捧了一個煙筒的頗有紳士之風的文化，並損了一生的名譽。這是他也非常想得仔細的。啊。原來他雖願意他自己能做一個非常有幸的人，將來的老婆，至少能夠和他談着愛，而不滿着那鄉下女子，但他同時也能做一個耀祖榮宗的孝子賢孫，可以光耀鄉里。

老腿爲這事弄得煩悶極了，什麼都簡直有些變異，坐立不安，時刻想要到街上去走走。他的意思，假使能在街上偶然碰到了那女學生，就要和她點一點頭，說幾句話，甚或就跪在她的面前，說着一聲極可憐的：“我愛你”，這是至少就能馬上決定他的命運了。他也不想就直接走上她的學校去，看她一下。果然在某一天，他是在街上碰到了那女學生了，大家都還認識，互相點了一點頭，她是漲紅着臉，低倒了頭，嫻嫻地走了。他也弄得全身發燒，心裏跳個不停，以前所預想定的一切，他是不敢做着；看看人是太多了，不像他在幻想的時候，似在沙漠中一樣的荒涼。而且他也連一句最要緊的話，都說不出來。但是他却很能自慰了，他這樣自信，她見了他這樣的不自然，至少她的心裏也有和他自己同樣的相思，證之自己的情形。因此他斷定自己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自從這一次途遇以後，老腿雖還不敢把信寫去，但他對她的用心，確是更來得苦了。他是何等的耐不住自己的焦灼，心火常如野火一般狂猛的燒着，覺得七竅裏時時會冒出烟來。直至暑假，他是得到了中等以下成績的文憑，榮歸故里，復還對他洒了一點依依不捨之淚；但是他却像別妻而赴疆場的戰士，雖也微有不忍，却爲了立功的引誘，還非常的

愉然自悅。原來他已費盡一番辛苦，已能和某女學生同車着了。某女學生的故鄉，也在淞滬一帶，同樣要趁從蘇州到上海的一段火車。

老麗自然是非常自喜。那年的暑假，他的全身心，沉醉着了。他對於他的收入，計算得非常詳細。一個月三十塊錢的進款，現在應得積蓄幾分之幾起來，替她買金鏈子，金戒子，金鐲子，再如何組織一個美樂的家庭造洋房，辦汽車。他自己也覺得他這次的計劃，比第一次的擬想有根據得多了，而且他也自認第一次太近於夢幻。在他的預算上覺得不敷的時候，他就想到了別的出路，要丟去寂聊清楚的教書生活，因是他訪問了好幾個有名的相師，問着他們，他像這樣的人，可有大事可做？

這一天是暑假之將來了，我走到他家裏去，他是很用功的預備着開學的功課，因為將近要開學了。他果很自信理化科出身的學生，誰說蹩腳，總還担任得下，而且至少要比沒有專門攻讀的人來得強些；但對於音樂一道，却是門外漢，五線譜上如何會唱得音樂來，讀了十幾年的書，竟沒有學會，這是最足担心的。所以我到他家時，他正提起了破竹管一般的嗓子，按着了一個從友人處借來的啞了音的風琴，‘Do, lai me, far……’，循環不已的唱着。許多雞蛋殼滾倒在壁跟，他說是吊嗓子吃剩下來的。他雖然這樣的用功着，但是我總覺他的神經是非常恍惚，似乎這個心是不知飛向那里去了，琴上按着最簡單的聲音，常會弄走；嘴裏有時候，也不能照琴上唱。到後來我們七談八談，談到了女人，他索性將他全盤的功課拋棄了。他是非常的高興。談了幾個轉灣，談到了他的婚姻問題，他就一變他的高興的樣子，非常的氣憤；表示着堅決的要解約。而且他也就說着他的未婚妻來了。

他說他的未婚妻的腳非常的小，雖不能說是三寸金蓮，總也不滿半尺。走起路來扭扭捏捏，一丈路至少要走刻多鐘，螞蟻都可踏得死。頭髮

鬚堆在後當頭，有十幾根流海覆在額上。臉子黑得像燒焦一般的。嘴唇如石榴一般翻着，黃板牙什麼人都能看到。人長得要比他高許多，他說着便立起身來，伸出一隻手來談仿着高低。照他這樣的說，最高也不過像我這樣高，我的高度，已不能及到普通男人一般高，大家都說我是矮的。他是這樣的不滿着他的未婚妻，那樣不合，這樣不好；一似人家對他的批評一樣。但他說他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的未婚妻的，也不過聽到人家講罷了。

那天在他家裏玩得太久了，便沒有回去。那時正預備着吃晚飯了，一盞油燈，暗暗的在發亮“嘿，”老腿先自暗笑一下：“好有趣。”說着就出聲笑了。我是被他藏在藥葫蘆裏，不知他要賣些什麼藥。我等了一會，他還是笑着，却說：“我，已寫了一封信了。”

我一猜就猜他一定是寫信給那女學生了，不過我心裏總有些不敢說定。我自然也是一個非常俏皮的人，淡淡的笑着一下，却來扣着他說：“那我很希望喝你的喜酒了。”

不打自招的虛心賊，我無論如何相信是一定有的，真的他是紅着臉，很驚奇的道：“你怎麼也知道這事的；”

“有什麼不知道呢？”

以後他關照着我，不要把這事告訴任何人；接着他就一面嚼着一口一口的飯，一面就很簡單的對我敘述那段故事了。他真有無限的奮興；更起勁的，就來和我討論着未來的辦法。最後他補敘同車的事情，他異樣追悔，他說他沒有大胆要求開她一夜旅館，也沒有大胆握一次她的手。

這一次是我們最後的叙會了。在以後二年裏，我們是沒有碰過頭，他是去教書了，我是往外去了。對於他的事，我是非常模糊；但我隱約知道

那個某女學生，和他通了不多幾次信以後，就再不給他寫信了，雖然他是寫了許多信去。他受此教訓，就更堅決的要去升一任官，他知道女子還是拿錢去買來得容易。這里已經過二年的時間了，至孫傳芳逃走後的秋天時遇到他，他已第一次升官失敗了。至現在再遇他，他雖已過了幾次官癮；但又是失敗了。他講這幾次升官的經過，真是又哭又要笑，

在春天他第一次出去了，在南京候了六個月的缺；租了一間小房子，在一個小爐子上，自烹自食，錢化了二百多。碰了好幾次釘子，辛苦算是生來所未受。秋天歸來，已衣敝履盡，大像蘇秦初次不授歸來一樣。隔月餘由鸞君介紹，再至南京；旋又退職，流往各處，當了幾個小差事。此時却因職不稱才，再往南京，過候缺生活，那時他更辛苦了。買了一本公文程式，天天蜷伏在小房子裏翻讀着。心太專時，鍋子裏的水沸了，爬出了鍋口，還沒有知道。這樣又何嘗不像懸頭刺股的情景。

這一件事，在老腿的全部歷史裏，恐怕要算是最足驚奇的事了。的確的，他講到這段事的時候，臉上頓然現出一陣難言的心酸，繼又冷冷的發笑了。似乎他是在暗示我，我現在要講的事，就是這樣。

“唉，”他深深地嘆着氣了。

我似乎已經預料着他是要講什麼了，我自己知道我那時所流露出來的情感，完全和他所暗示着我的一樣。俟到他嘆着氣了，我也輕輕地噓着一口，似同情着他而嘆道：“唉，不幸的老腿呀！”而且眼睛裏，也似乎有些潮濕。

老腿幾次鼓着勇氣，提足力量，從斷了的談話中，想再繼續下去，情緒似乎是非常的緊張，好像他這樣的講出了以後，至少我是能够給他一點安慰，可是他却也幾次的弛鬆着。好像急絃上的箭，用力一拉一放，這箭就會飛出去了；但這一拉一放的力量，却變成漸漸頓下來的臂膊，於

是這欲飛而不住的箭，始終是在弦上睡着了。到最後他才雙眼一閉，牙關一咬，右手向右膝上猛力一拍，人挺直在坐位上蹲了一蹲，這時他似乎全身都是力量，於是這弦上的箭，才開始向冥冥的空中飛去了。幾百年後，假使有人能發見這枝箭時，牠並不是在老的橡樹中，而却在我的耳朵裏。

老聶雖然是一個專習化理的人，現在又在研究文書了，但同時他却又是一個心理學家。他說當他的文書功課研究得有一點成績的時候，他還沒有找到認識他的人，這自然又是一件太不幸的事，我想他那時至少會想到以前爲要寫情書而研究文學，要悔煞那時的成績不如現在的好。他那時悶不住了，大概又是和沒有寫成情書時一般的悶了，於是他就帶着煩悶的情緒，給一個委員長寫着自薦書。委員長的回信，出於他意料之外的滿意，他當是聖旨一般的，應着委員長的召請去拜謁着了，恭恭敬敬的。自然他寫這封自薦書，拚盡了全身的力量，我雖不知道他，對於四六文學，幾年來有沒有研究過；但據他自己說，却是寫了一封從未寫過的美如飛花的四六調子。第一次和委員長談話，他細心考慮着，知道委員長是一個新人物，雖憐才如命，却因他有些古懂氣味，句句總是教訓着他，而又是敷衍着他。他雖深自覺得這是失望了，但他却已當下想定了另一種計劃：見過委員長出來，就迎合着委員長的心理，寫了更長幾倍的一封如情書一般幽美的，滿放着幾個外國字的新式書信給委員長。他和算命先生一般的有把握，能够拿得定，所以他講的時候，態度也變得非常樂意，而很傲舉着的。他預計這封信再去，十分有八分的希望了。真的，老聶幾年來所學到的本領不能算是大差了，去信的第二日，送公文的老僕按址來找着他，送着他所渴望着而早已預料到的，最光榮的延聘書來了。他的眼前佈滿着黃金的光芒。老聶這樣的講着時，他又如

置身在那時的情境裏，堆着得意的笑容；雖然他的醜的臉，不配拿初苞的玫瑰來比擬他的笑，但是他的活潑和新鮮却如潮露所滋的花朵。手的動作，也像在重奏着那時接信的樣子，非常的忙亂。但是他的故事，却也告終了，忽然又跌到了沉默的深源裏去，他大概是在這樣的想，他在這樣最高興的時候，却沒有想到落寞的現在。

幽恨及其他

趙鈺權作

幽 恨

每當悄悄寂寂的深宵，

我常低低地自問：

○ ○ ○

你如花的人兒呵，胸懷

爲甚麼這般地沉靜，這般地冰冷？

○ ○ ○

我時見那無邊的天海，

湧起了一—綺麗的晴雲，

從未見你小小的心湖，

漾起呵——柔媚的波紋。

○ ○ ○

你如花的人兒呵，胸懷

爲甚麼這般地沉靜，這般地冰冷？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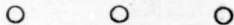
我用盡了無限的心思，
也敲不開你緊閉的心門！
我唱過了無數的情歌，
也聽不到你些微的回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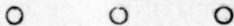
你如花的人兒呵，胸懷
為甚麼這般地沉靜，這般地冰冷？
——啊！夢寐中，我只好
深深地擁着虛影溫存！

離 前

今夜的燈光為甚麼這樣黯淡不明？
窗外不斷地交響着雄渾的風聲雨聲。
“啊！我希望這風雨喲，繼續地吹降到明朝，
吹降到明朝喲，你便不能起程。”



“啊！我感謝你，我真感謝你對我的心情，
——但我却希望這猖狂的風雨速停。
為的是可怕的別離終難避免，甯願牠早早地實現，
免得我們的心兒整日地忐忑不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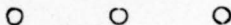


悲壯的風雨仍在窗外不住地吼鳴：
室中的空氣却異樣地陰慘淒清。

我們在黯淡的燈光下默默地坐着，
一任那淒涼的情緒占領着我們酸苦的深心。

秋 夜

深夜裏，薄薄的寒衾，
擁着我——天涯流浪的孤人！
已是淒清，已是淒清，
怎禁得這西風，
蕭蕭窸窣，蕭蕭窸窣，
又吹破我無邊的夢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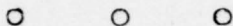


深夜裏，薄薄的寒衾，
擁着我——天涯流浪的孤人。
已覺伶仃，已覺伶仃，
怎禁得這苦雨，
點點滴滴，點點滴滴，
又敲亂我鬱悶的心情……

苦 酒

我願飲盡了這杯冷冷的苦酒，
悄悄地斃在這兒，直到我白骨枯朽。
甚麼身外的榮華，胸中的隱憂，

一切我都無有，無有！



我願飲盡了這冰冷冷的苦酒，

悄悄地躺在這兒，直到我白骨枯朽。

甚麼可惡的仇敵，可親的朋友，

一切我都無有，無有！

幸福的幽谷

德國蘇德曼作
席滌塵譯

登場人物：

維特孟——鎮裏一個高小學校的校長

伊犁莎白——他的後妻

海梨納——前妻所生的子女

佛列支——前妻所生的子女

哀彌兒——前妻所生的子女

洛克尼次——費次林根的伯爵

佩丁娜——他的妻子

夏勃博士——縣視學

夏勃夫人

鄧傑爾——第二個教員

哥爾——女教員

羅莎——在維特孟家的女僕

地點——在德國北部的一個小縣裏

時間——現在

第 一 幕

校長的田場裏。

向左住屋，有着一個涼臺，還有一間邊房，那是成了直角伸展到舞臺。一顆大的菩提樹，在牠的陰蔭下置着一張鋪着白桌布的桌子，並幾張椅子。向右是學舍的屋翼；在學舍的前面是運動器具，向着庭心和臺光圈以一排低的尖樁的籬笆。屋子裏置一扇門，在背景裏置一馬房，前面放着作農的器具，車子等等。一扇樁門通到那頭的街路裏。

向左，在桌邊，坐着伊犁莎白和海梨納，忙着在做女工，伊犁莎白在刺繡，海梨納在結東西。從學舍裏傳來兒童們用二種聲音唱着的讚美歌，隨奏着一隻梵啞冷，時時有一個有力的男子的聲音伴唱着。

海梨納 爸爸今天唱得多麼好聽呀。

伊犁莎白 我也注意到了的，我的孩子。

海梨納 現在他常時在他的聲調中有些——有些歡樂的什麼。一再一再，那好像他要爲了些什麼謝謝慈愛的上帝——這麼滿心的感謝。（溫柔地）而且我也曉得那是因爲了什麼……媽媽，不要叱我；我失落了我的線團了。

伊犁莎白 我會給你拾起的，寶貝。

（放下她的針線物。）

海梨納 倘如我沿着地摸去，我也能不難找到的呢，不過我又老是要鬆開了牠的……謝你，謝你，媽媽。但是爲什麼他們不再唱了呢？

伊犁莎白 吓，你知道他今天要解釋音符給那些小娃娃們聽哩。

海梨納 啊，是的，他是這樣……那傑爾有一天也要給我解釋呢，但我一絲兒也不理會得……當我是個孩子來說，我真弄不清楚牠們。我時常以為那些音符是圓圓的小天使，坐在一條長的籬笆上，拍動牠們的翅兒。那第十六個音符是極快，而那一半的音符却極慢……而我仍是一樣……無論怎樣，那傑爾先生為我受了不少的麻煩。那或許因為他一心願意去當個盲人的先生，所以他把我來當做練習呢……他昨天他穿了件外衣，摸上去和雲一樣的柔順……但是，媽媽，聽呀。

伊犁莎白 什麼呀，寶貝？

海梨納 爸爸在笑吧……爸爸是這麼的快樂……你也曉得，為什麼？現在猜猜看？

伊犁莎白（微笑）。嗎——嗎，因為——他的果子已長得這麼的好。

海梨納 不是。

伊犁莎白 或者因為他在蜜蜂鬥賽會上得了頭獎。

海梨納 啊，不是。

伊犁莎白（微笑）。那我的確知道了。

海梨納 因為他有了你……因為他有了你！……而且也這麼的快樂，因為我也有了你！在你到了這兒來的三年中，房子裏什麼時候都像豎琴一樣……每個屋角裏有着音樂……啊當我一想起你還不在這兒的時候，啊，所有那些時候是多麼的可怕呀！……那小的兄弟們是多麼頑皮……爸爸是那麼陰鬱而我隨處招惹……這裏一掌……不久又是一掌……而現在小兄弟們待我是多麼好呀……而我親生的媽，她老是那麼淒傷。她老是為了我向陌生的人哭泣……而那使我這麼憂愁。

伊犁莎白 算了罷，我的孩子；那已是很久以前的時候了。

海梨納 親愛的，親愛的，如果你不會來，那會要怎樣呢……如果你不會來，那會要怎樣呢……

(向右起着聲浪。)

伊犁莎白 聽呀，聽呀！那不是鄧傑爾先生的課班嗎？

海梨納 (點點頭。)哼！媽媽，你以為他會來告辭的嗎？

伊犁莎白 (微笑。)吓，他慣常來的，我的孩子；他沖會來……

海梨納 你聽得嗎？他在那裏來了！啊他有着那麼謙和的步子。

(鄧傑爾從學館裏走出來)

鄧傑爾 (留着秀美而極年輕豐滿的鬚鬚，——胸部似窄狹——灰色的外衣，過于緊貼着身。)午安，維特孟弗牢。(註一)。我祇是要來——

伊犁莎白 今天事情可為難嗎？鄧傑爾海爾。(註二)

鄧傑爾 我看事情倒也從不真真是十分為難的，維特孟弗牢。當一想起我們是做得多麼少而……

海梨納 (插語)。我們的上帝耶穌又做了好多呢？你意思是說？

伊犁莎白 好，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勢力範圍的，鄧傑爾海爾。

鄧傑爾 而得獨自思量：或許你就在那上面也要失敗了的。

伊犁莎白 好，你不久會還有更為難的一個呢。

海梨納 (懇切地)。你幾時動身，鄧傑爾海爾？

鄧傑爾 我不知道，海梨納弗牢琳(註三)。我已寫了信懇求縣視學夏勃，告訴他說是我願意為盲人學院服務，預備受各種各樣的試驗。

伊犁莎白 那會成功嗎？

鄧傑爾 我決意要成功的都會成功，維特孟弗牢。

伊犁莎白 (以手指示警誡)。噯，不要太說狠了。

鄧傑爾 啊，維特孟弗牢，你對我是這麼一位我所深深崇敬的慈母般的朋友——

海梨納 呸！鄧傑爾海爾！這麼一個大兒子！我想媽媽倒反受不下呢。

伊犁莎白 倘你順心，那就那樣稱呼我吧，鄧傑爾海爾。

鄧傑爾 但你定不要常常來屈服我。

伊犁莎白 （平靜得幾乎是寧靜的樣子）。倘如沒什麼人來屈服，生命自己會要來屈服我們，我的好朋友。

鄧傑爾 你那麼慘苦地說那種話。

伊犁莎白 爲什麼慘苦地？我那樣說，因爲那是這樣的。

海梨納 （傾聽着什麼）。媽媽！

（指後方）

伊犁莎白 那一個在來了。

海梨納 縣視學夏勃。

伊犁莎白 你也熟識他嗎？

海梨納 吓，我什麼人都熟識。

鄧傑爾 那末，再會了，維持孟弗牢。（意欲匆促避避）

（夏勃博士從街上進室來）

夏勃 （慈祥地）。喏，喏，我的年輕朋友，我難道是那麼可怕所以祇要現出了身你就拔脚逃了嗎？

鄧視爾 啊，一點也不可怕，視學海爾。

夏勃 但也不被人心愛吧——嚇？

（鄧傑爾困惱的搓失靜默可言）

伊犁莎白 （前來救助）。着怯呢，在這麼一個大人物的面前，縣視學海爾，那一點終要你包涵我們可憐的人的。說起，你可好？

夏勃 你可好，校長弗牢——你可好，弗牢淋海——罷！我明說，又有一個從我逃去啦。（海梨納消失到屋子裏去）。

伊梨莎白（微笑）。噢，她逃去是因為她怕生的緣故。

夏勃 可憐的孩子！喂，我的朋友，我們到以後再談談你的關懷盲人的那種慈善事業的計劃罷。我正天天盼望着省教育會的議決。（伸出手去）。

鄧傑爾 我會是，真的，多少快樂，倘如——。

夏勃（正經地）。我說過，我們到以後再談。（鄧傑爾走出，俯身致禮）。

夏勃 這年輕人底這種有增無減的熱奮給我一種暗示；有什麼事在醞釀着吧？

伊梨莎白（淡淡地）。或許。

夏勃 哼！（他們坐下）。而你倒縱容那種事？

伊梨莎白 是的。

夏勃 哦——冷靜些！

伊梨莎白 啊，不，但讓我們留着莫說罷。事情祇待幾年之後會受管理機關的判斷。同時他們自己主要的當事人尙還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呢。

夏勃 你知道，校長弗牢，我愛慕你？

伊梨莎白 噫，那是你的美意。

夏勃 那麼鎮靜——那麼富有計謀——那麼明斷你自己的事情……我唯一不懂的事是你倒能合得慣這種底下的境遇——過這樣的境遇——爽當地說——你是太委曲了。

伊梨莎白 你要不要和我的丈夫說話呢？

夏勃 實在的說，我要和他講，但我很抱歉的聽他還在上背誦的課哩。

(看看他的錶)。四點半。他是不是要把他們關晚學了。

伊梨莎白 啊，不，謝謝上天，我的丈夫是不多責罰人的。

夏勃 是的，他的待人的和鶴已造就了不少了。我已看到了這點。一個特常的人物。太壞，太壞了……爲什麼這個人，他恰和我們一個樣兒獻身子高尚事業的却在他的前程上應受到了挫折……現在有許多人，比他不見得高得多少天資的人，都很輕易地通過了較高的試驗。但他還得苦心處置這種地位，最好也不過這麼低微。太壞了，我剛才說過，全盤太壞了！

伊梨莎白 視學海爾，你以爲我高興的嗎，聽你那裏說到我的丈夫？

夏勃 好吧，嘎，好吧，我私心以爲我們二個人，是他的最好的朋友和祝他幸福的人，我們當然有極權利來講講他的運氣的。

伊梨莎白 講講他的運氣，是的一一講講他的沒才氣，不是。

夏勃 好，講到他的運氣罷，我親愛的弗牢，我們還得也談一談一一你。

伊梨莎白 你真太好意了，博士海爾。

夏勃 嘎，像我們是這樣的人，我幾沉浮，飽經世故了……的確，我在這兒沒多久，但——讓我們看——當他開手在費次林根當家庭教師的時候你就認識他嗎？

伊梨莎白 啊，不認識。

夏勃 但那是在費次林根的莊屋裏你才和他結了相識的？

伊梨莎白 那極的確的……祇後五十年罷了。他的弟子一定得要時候長大起來才得能結婚呢，因爲起先我到費次林根，你知道，是不過一洛克尼次弗牢的朋友罷了，

夏勃 嘎，那是這麼的……而且這于他是極有光榮的？我曾聽他不常被入多方稱道，是一個聲勢顯赫的人物，可是當真我從沒臆度到他竟

是這樣的忠感筆激的。

伊犁莎白 怎麼樣？

夏勃 吓，這麼純正地和他的先前的教師維持交情……那至赫變的紳士裏頭是不常有的事。但是，校長弗牢，當你到這兒來，從那洛克尼次家的富麗華貴中來，從那溫文嫺雅的交際中來——

伊犁莎白 (站起了身)。我希望，視學海爾，在這所屋子裏你也不會嫌缺少了溫文，嫌缺少了嫺雅。

(左方一陣學童歸家的喧嚷聲)

夏勃 啊，講到那層我是從沒有懷疑過——我的意思單是說——

伊犁莎白 請原諒；看罷，那兒是我的丈夫。

(維特孟從學校中走出臂下抖了一捆練習簿)

維特孟 噢，夏勃視學海爾……不防你的光臨，有失迎駕了……倘如我有一些預盛的話，那要孩子們至少唱一首散學的讚美歌。

伊犁莎白 (當她離室時掉轉身來)。請原諒，但你可肯和我們喝一杯咖啡嗎，博士海爾？

夏勃 極感好意……你知道我關於這種事的觀念是非常嚴謹的；但，我此來不是奉公視察，我可能，替代了那沒唱歌的讚唱歌……(躬身)。

維特孟 我請求你，視學海爾——我照常是要孩子們唱那歌的；單因為今天已是這麼——

伊犁莎白 (撫撫她丈夫的臂)。好罷，那也要苦惱他的頭嗎，博士海爾？

夏勃 (求恕的一笑)。咳！

伊犁莎白 我好拿開那練習簿去嗎？

維特孟 親愛的，就請你拿開去吧。

伊梨莎白 好的，那再會(Ouf Wieduehn)(穿平臺進屋去)。

夏勃 (坐下，在迪消失了後)。恰相反，我親愛的校長，倘然我可以貿然趁這個機會來容我下一句友誼的斷語，我極端願意警告你某種——過分的熱誠。

維特孟 怎麼？我有一——？

夏勃 你沒有……當真全沒……請不要誤解。但是好的事情也有能做得過分了的……四點鐘是規定放學的時候。孩子們的家正需要着他們。有幾處的距離是很遠的。監督不多幾天前才對我說過，維特孟的學生都帶有一種焦瘦的神色。

維特孟 那是監督海爾對於我的判斷嗎？

夏勃 啊，不，他祇是順口說及罷了。

維特孟 我愛我的學童，好比是自已的兒子，視學海爾。(哀彌爾和佛列支在學館附近忽來忽去，正要羞怯而退)。每個人都知道……看那兒來了我的二個小的一一鄰，走來，小的孩子們……視學海爾不會傷害你們的……(更柔和)。看罷，每個人都痛愛他的骨肉：那是當然的事，說要強辯得說是不愛罷，那在無論什麼人都顯見得是不可能的。——但你會見得就是坐在末了個座位上的學童當他回家去了，也覺得他是像這兒幾個一樣于我是切愛着的。

夏勃 啊，我深信那層——十分的深信……我也沒什麼用意來——怎麼樣，幼兒們，書讀得很用功吧？

佛列支 是的，先生，我現在正在讀希臘文呢。

夏勃 噫！

佛列支 到下一個聖迷加勒節我會讀到m的動字哩——

夏勃 噯，噯，噯，你呢？你能學些什麼呢？

哀彌兒 隨便那一天我能够學佛列支所能學的東西。

夏勃 是嗎？你幾時才能到高等科裏去呢？

哀彌兒 爸爸說的，他還不曉得。

維特孟 我想自己隨身帶在身邊，教讀他們，一直到高等學校，視學海爾。他們沒有了母親太久了，我還捨不得把他們從一個母親的慈愛裏拖了開去。……所以現在向視學海爾鞠個躬罷。

佛列支 爸爸，我們可以到市場裏去一下嗎？

維特孟 什麼！那兒有些什麼在呀？

哀彌兒 有一個人帶了一隻洛陀來到馬場了呢。

夏勃 我們說（一隻駝駝），我的孩子。

哀彌兒 是的，先生，一隻駱——駱駝——。

維特孟 先去問問媽媽。（佛列支和哀彌兒下）。

夏勃 終之，你真在使人豔羨的境過裏，我親愛的校長。說起，送二個兒子到高等學校去讀書，那不是許多教員所能够供給得起的哩。

維特孟 完全對你明說罷，視學海爾，我們的薄產就是學校的地皮，那地我們自己拿來耕種，在先前，你知道，我是租了出去的。但我的妻子。牠在農家長大的，渴望着作農的事務，在他的勤巧的手下，這小小的事業是這麼遠近出名的發旺了。

夏勃 既然什麼都美滿順利，我衷心恭賀你；但你自已，我親愛的校長，你不覺得有點——歇——分心嗎？

維特孟 分——心——？

夏勃 我所說的意思是，一個人，你明白，對於他的職業須加以全副的精神——真的——他隨得——嘍——

維特孟 咳，我現在是十分茫然的沒了注意了。

伊梨莎白 (穿門端了咖啡盤進來，帶着一種高昂輕快的神氣)。噢，視學海爾，你也要再嗜些嗎？

維特孟 吓，伊梨莎白！

夏勃 唔！唔！

伊梨莎白 我倒要請求你一件事，親愛的博士？不要煩擾我丈夫了。——他在盡他的職務呢。

維特孟 確是，我在盡我的職務。但是，伊梨莎白，親愛的，你須不要這樣說。

伊梨莎白 喝杯咖啡吧，博士？

夏勃 啊，謝你——真是好意。

(自己動手伊梨莎白出去)

維特孟 我極懇切地求你，視學海爾，不要把我妻子那種所說的話介懷。她乃是什麼都還懵然不懂得——

夏勃 你不吸烟？

維特孟 不，我不吸烟——可是許我——(將要起身)。

夏勃 我請你不必勞神——我自己有。(摸出他的烟匣)。你聽着，我的好友，那也是一件幾時我們要來談談的事。你的佳偶是打洛克尼次的莊屋來的，那屋子，據所風聞，我們都久知道而也這麼誇耀的，雖然我們統沒緣常到那地方去——說起，倘如有機會來時，你務要介紹我給伯爵認識認識，我得知你們仍很往來親蜜着吧？

維特孟 往來親密——那是——

夏勃 啊，噢，噢，——但是他來拜望你嗎，他來麼呢？

維特孟 那伯爵和他的夫人已好久沒來這裏了。

夏勃 但是也會到另天的馬市來嗎？人將要以爲——

維特孟 那不能說或許不來——或者說許要來。終之，我確不知道。

夏勃 嚙 我剛才正要講什麼呢？夏，你的尊夫人在費次林根的莊屋裏是過慣一種淡漠。更似乎是高慢的派頭的，那派頭確是完全不適合于她現在的境遇。你剛才你自己聽到……那終不興的……那是，我意思不是在責備她。因為，謝謝蒼天，那時候四週簡直沒有一個當教員的人。（望望四週）。但是，現在，告訴我，我的極親愛的朋友；一句話，你怎會嫵到那種念頭——一個年輕的豪華矜眩的女子，她在社會上廣有交際——吓，那真是一個謎……那怎會嫵到的？是不是有什麼人給了你鼓勵？……你終有什麼法子——種種什麼方法——

維特孟 視學夏勃海爾，倘如這問題或者不是屬於一種職業上的性質的——

夏勃 但是，我親愛的朋友，你怎能對我的一番好意而加以一種偏位的利害的心呢——怎麼——

伊犁莎白（她已在開着的門邊站了幾分鐘。好，那末，縣視學海爾，許我代了我的丈夫，負責來給你，這你似乎這麼非常渴念的回答……請你靜聽……我是個孤兒……而且窮，從我十二歲起就在我顯貴的親屬向被他們像球樣的拋來拋去。從火車站上領了來，又裝回到車站上去——沒什麼，除了祇是個沒人領取的東西。啊那時候一個人開始渴懷一個保護的人。我是這麼的倦勞而消弱所以到末了我要，啊，祇不過什麼僻靜的一個小角，在那裏我可以安安靜靜的做着車操着勞而倘如我得要暗裏去偷，我的幸福，而竟要從高高的天上去拉下來，那我或許會要這麼做的——或許會倉惶的懷了她偷偷的逃到我的角裏，把牠安放在我的面前——像一個喜鵲懷了牠那閃耀的指環樣。就是倘如我會一千次的偷過——我的微小

的幸福——倘如一千次的我不屬於這裏，但是在這裏我要站在牠的前面守護，伸開了我的臂來掩藏他，他要來碰一碰牠，那得要踩過我的身體……所以，視學海爾，——倘如你仍渴想更要知道一些，問我，祇要問我——我聽你的命。

夏勃 但是，我最可敬尊的朋友，我不明白爲什麼你是這樣激惱了。

伊犁莎白 啊，我沒激惱。

夏勃 我是以一個朋友，一個同情的朋友，一個祝人幸福的朋友的資格而來的——而此外更沒有什麼旁的願望除了是個你們的幸福的單微的親見的人。

(拿了帽子手杖)

伊犁莎白 你是這樣快的就要走了嗎？

夏勃 不幸，我的時候到了——我的親愛的校長，我留給你我無限的羨慕(試作沉嘲)，倘如我不是個一家善良，基督徒的父親，我深深相信我會要妒忌的。

(向後方一躬身，校長陪伴着他走出。伊犁莎白沉思地走前走後。維特孟走回，沉坐在，好像竭力了，一把椅子裏。)

伊犁莎白 什麼事，喬治？呀，你是統……要我拿些藥給你嗎，親愛的？(他掙着他的頭；她留着沾在他身傍撫他的髮)，他們是應得讓我們平安，不要攪擾我們……他們要我們些什麼呢？我們是不去傷一個人……我們單求他們讓我們平安。

維特孟 是的，是的，什麼終要來的終要來。

伊犁莎白 什麼來？什麼終要來？

(維特孟搖他的頭)

伊梨莎白 沉在，親愛的，不要教代拿好話來騙你說：就一句小小的話罷。

維特孟 他們猜忌我們。

伊梨莎白 猜忌什麼？

維特孟 我們的幸福，

伊梨莎白（反省思索地）。我們的幸福！

維特孟 不，不，——恕我！我意思是說，我的，‘我的’……完全是自私，祇是‘我的’幸福……至于你——啊，謝你所有……你曾為我們熱烈地華美地辯說了……而你故意這樣說的，——當真，你真是這樣……似乎——你硬逼你自己故意這樣說的……但是，雖是這麼說，你在這裏一定要覺得生命是一個不斷的懺悔。這樣一個剛去的傢伙的訪客！你心裏一定是懷着怎樣隱隱的輕視。

伊梨莎白 親愛的，你知道我心裏是從不懷着輕視。

維特孟 他們都問我：你怎麼敢——你怎麼敢這樣幹的，朋友？而你是明白的罷，伊梨莎白，我是不敢的，真不敢……因為，究竟，我是什麼樣人？一個沒有學位的的淪落的讀書人，一個寒苦的塾師，年紀已不再輕的鰥夫，有三個孩子，一個還是跛了脚的。我祇不過是仰望着你，羞澀地像望着別一個更遠高的蒼穹中的一個，望着你的凄愁的眼睛……因為我在費次林根的賓客中祇是聊以容身……倘如那一夜不來，在那莊屋的花園裏，在那裏，我遇到你躲在海神洞後面哭泣，在那裏，你的親愛的心對我傾訴了牠的寂寞……

伊梨莎白 怎樣高貴呀你在那裏給了我勇氣。我愛的人兒呢，你是。

維特孟 看罷，從那時以後，我私心想望我許可以……因為，究竟，從二重的不幸聽溶和了來的幸福是最緊佔住一個人的心……但是我的

希望從沒高到像那樣的地步的——我祇是想：那好延長到多少久就多少久罷……她需要幫助……她會在一個幽靜的僻地逐漸的健強起來……于是天帝在上呀我會有她踏進了我的門來。倘如我祇要一年她是我的所有——那會是超過了我一生的時候了……而現在是已經過了三年……而那似乎在我更是對你犯了罪犯了罪。

伊梨莎白 看罷，喬治，親愛的，你們統都犯了同樣的錯誤，你和所有在這兒的你們的一些人——就是那剛走了的輕誦的人也這樣！你們都當我是什麼異乎尋常的東西。但我一點也不異乎尋常……我不是魅惑了的公主……我是個十分平常的人：我慣在什麼地方住身的他們都很清楚地知道。

維特孟 你在那上面是錯了……他們都瘋狂般的追逐着你——女人和男人。

伊梨莎白（慘然的微笑）。啊，是的，尤其是男人。（當他微微退縮）。什麼事呀，喬治？

維特孟 和我嗎？——沒什麼。

伊梨莎白 時常時常你好像隱瞞了我些什麼。

維特孟 告訴我，你沒什麼隱瞞了我？

伊梨莎白 最親愛的朋友，你記得：心心相托。你會對我說：‘倘如你要是我的，最親愛的，——或者你那時還不曾開始說‘最親愛的’——你什麼也無需對我解釋，親愛的夫人，讓過去埋葬了罷。我自己也同樣的祈求着’……你不是恰像那樣說的嗎？

維特孟 啊，不要提醒了我。

伊梨莎白 為什麼不要？

維特孟 蒼天，我將怎樣才好呢？教我再重吐出我所有這麼久長以來所

吞嚥下了的東西？——所有的屈服，恥辱，自卑自棄——那樣子是決然沒有什麼意義的。我或會爲了那日常的麵包掙得過來的，那是確然不容疑惑——因爲你可以確信一件事：我是從沒沒有了摯誠的。

伊犁莎白（微笑）。再沒有什麼我是這樣十分確信的，

維特孟 但是漸漸變成更艱難更艱難了，我和我自己的遲鈍疲勞的頭腦戰鬥……當那全個的世界向你叫喊，每一個同事，他追過了你，每一個花花公子，他在你身上逞逞他的機智，每一個顯達功成的人，他的問話礙難了你，當每一個人喊出：‘那是腦力的關係呀，腦力的關係呀’——而你覺得你已走到了你繩的末端，你的心在久長的掙扎中失了牠的彈力……於是當所有的私塾都關閉了起來，我買了多少的力氣才通過了試驗到二級小學裏去找一樁職業……祇不過終究在他頭上有了個蔽身之處……而此外，爲了這麼一個可憐的東西而竟然有一個節等待着她。

伊犁莎白 讓那個女郎安息罷，喬治……我們會得放一個花圈在她的墓上——而這樣，也就够了。

維特孟 好罷——我讓她安息罷……但我應向你重道了所有這清苦的事業？不，伊犁莎白。那會是自殺。你對我抱着的小小的敬心，——我至少得守護着。但是既然我有了你，親愛的，而幸福真的已經來到這小小的幽谷裏，同你一起來到了這裏，既然我重又叨得了一點小小的安慰，我都又不能擺脫了那重新要全盤失去的恐懼。

伊犁莎白 但是，喬治？那一個來從你那裏拿了去呢？

維特孟 我不知道……但是什麼一定發生的將要發生的。因爲，你看罷，那並不是屬於我的……呀，我是偷竊了牠……每一個人都有那

同樣的感覺而……(疑遲,不安)。——我也有的。

伊梨莎白 從那一個偷了來?喬治,着想想罷,從那一個?

維特孟 那不是容易來說,你我心頭是藏着什麼我是會得更清楚明白

……但是就剛才,當你說起喜鵲帶了牠閃耀的指環到這幽谷裏來,

我身上每一肢體就發了燒,着了大和——

(海梨納在涼臺現身)

伊梨莎白 噓!噓!……什麼呀,我的寶貝?

海梨納 媽媽,羅莎要知道晚飯的桌子放在那裏。

伊梨莎白 這兒來,淋醫。

海梨納 他要什麼,媽媽?

伊梨莎白 (握住她的手)。給你爸爸親一個吻,對他說他是在自盡苦惱

呢,我們都是怎樣的這麼愛他呀。

海梨納 (撫他的面頰)。爸爸,是的——很愛很愛呀,爸爸。

哀彌兒和佛列支 (蜂湧進庭心,雜沓混亂)。媽媽,爸爸,啊,想想啊!——

——洛克尼次叔叔和佩丁娜姊姊到這裏來了!

維特孟 噫,但那是好消息!是不是,伊梨莎白?

伊梨莎白 '恬淡地'。自然,當佩丁娜來了,我老是歡喜的。

哀彌兒 啊,想想呀!——洛克尼次叔叔把九隻馬帶來了——三隻栗色

的馬——一隻有一塊白點的黑馬——還有二隻灰色的——還

有——

佛列支 不是,祇一隻灰色的;那一隻是身上有斑駁的灰色馬。

哀彌兒 媽媽,他以為我不識一隻斑駁的灰色馬嗎。

維特孟 你們在什麼地方碰見了他們?

佛列支 在黑鷹客店的前面。他們正要走了出來——到我們這裏來——

一洛克尼次叔叔正像先前一樣的怪會說笑。‘恐朝家裏跑呀，去噪一場呀’，那是他說的。

哀彌兒（看起來是去噪一場呀），那是他說的。

維特孟 那正像他。粗野的孩子——那就是他的樣子；伊犁莎白。

伊犁莎白（應順）。拇！

海梨納 媽媽，你有什麼不舒服？

伊犁莎白 沒什麼，我的寶貝。

（進來洛克尼次伯爵和丁娜）

哀彌兒和佛列支（向他們跑去）。嚇慄，洛克尼次叔叔！

洛克尼次 來，朝前來呀！朝前來呀！叫呀，小光棍！好，什麼事呀？

哀彌兒和佛列支（更高聲）。嚇慄！！

洛克尼次 那才是了！（伸手給維特孟，當伊犁莎白和佩丁娜相擁抱）。

好，那末，你可好，我的主人和先生？

維特孟 極好，謝你，我的老友洛克尼次你呢？

洛克尼次 啊，你知道，你知道，虛度光陰——不過如此——靜些，孩子們，請在那裏靜些！——先來媽媽……什麼緣故呀，伊犁莎白弗牢！——達達——你無須怕得，——我的關切問候你的話我當獨自一個人保留着……（吻她的手）。那會極容易燒焦了我的嘴。

哀彌兒 為什麼他要燒焦了他的嘴？

維特孟 洛克尼次說笑呢。

伊犁莎白 你們將在什麼地方下宿，佩了娜？

佩丁娜（微笑，當她營營肩？）。啊，我最親愛的伊犁莎白，上帝祝福隨便那一個人，倘他竟肯把就是一隻拋棄了的狗窩來給我們方便用用。

維特孟 你肯不肯破個例，那末，就這一次接受我們——

伊梨莎白（趕緊插入）。呀，但你知道，喬治，我們已住得滿滿了……

啊，爲佩丁娜那倒可安置，極容易的——不過——

維特孟 我不明白你，伊梨莎白。請到我，不得已時我可以到學館裏去歇。

洛克尼次 我的美麗的主婦，在你心上畫個十字！在這裏頭不是恰有一顆不願意的種子隱藏着嗎？

佩丁娜 伊梨莎白對我們是不會存什麼不願意的，阿爾佛萊特……你是嗎，我的愛？

伊梨莎白 那或許你知道那一點最深，佩丁娜。

洛克尼次 好；事情是究會水落石出。爲什麼他不應到學館裏去。就是我們不被人家邀請，我們也要不勝感謝的受之不惶呢……你孩子們，現在跑，快，跑到黑鷹店對我的馬夫奧皮斯脫說我們現在在那裏。其餘他自己會了理。因爲你是認識奧皮斯脫，戴了頂紅色土耳其氈帽，認識嗎？

佛列支 呀，奧皮斯脫是我的朋友啦。

哀彌兒 他還把他的鑲給我看呢，他不曾給佛列支看。

洛克尼次 這樣麼。好，那末此外他或許還要老實對你們講他在什麼地方偷了那隻鑲呢！那傢伙是一隻傷心的狗，實在的說，簡直少不了馬。（對孩子們），來，用你們的腿！（佛列支和哀彌兒去）。是的，先生，我和我的奧皮斯脫——我們是僅剩的二個人，那還懂得點馬。說起！伊梨莎白，你自己慣常看似什麼都通曉的。遲早，你終許可以成器的。

伊梨莎白（微笑）。但我道從來連一個馬夫都及不來呢。

洛克尼次 太壞了，太壞了，有些人他們就在他們命運剛在落雷的時候就把它損破了……他們是不是，我的未來的老博士？啊，你，你真騙哄我們嘲弄我們。

維特孟 我似乎要以爲我是沒有多少嘲弄的才能的，親愛的洛克尼次。
洛克尼次 一個人有了這麼一個妻子，他無論做什麼都有才能……嚇嚇——那樹後面躲藏着什麼？有什麼躲藏在那裏，像一隻老鼠一樣的靜恰，在那顆樹後面。

佩丁娜（急走向海梨納）。淋醬！從什麼時候起你會變得這樣的害羞？

海梨納（飛投入她的臂內）。親愛的，親愛的佩丁娜嬌嬌。

洛克尼次 好，那我也得親一個吻？

（海梨納慢慢地走上他去，開始獻給他她的頰角，於是突然旋轉了身，急促地摸走她的路到屋子裏去，在階石上絆了跌。）

伊梨莎白 淋醬！

維特孟 那孩子有什麼不舒服？

洛克尼次 小女孩子長成到年輕的姑娘——那就是了。

伊梨莎白 恕我，佩丁娜，親愛的，祇是我得要子看看什麼——

佩丁娜 帶我一道去，親密的；我倦了。

洛克尼次（無聊地輕叩她的臉頰）。是的，帶他一路去罷。我該得她倦了。

伊梨莎白 我們會爲你復原了她。再會。

洛克尼次 再會，美麗的主婦。（二個女子走進屋子去）。（在後緊望着她們），你知道，維特孟，她竟是長得更美麗了，自從她做了你的妻子。她走下石階的姿勢……而我的妻子走在她一旁……告訴我，人呀！

你有些覺得你在那裏得了什麼嗎？

維特孟 我這樣相信，洛克尼次。

洛克尼次（疑惑地）。好，好！……是……是……是……好，講到其餘，那清高的教師事業怎樣？仍一樣的愉快吧？一個上帝捨棄了的職業……在西比利亞——一抹抹向左面去，——有一個砒坑……常見人們走了進去，但沒有一個曾經走出來過……那就是我對於教書的見解。（維特孟微笑地啞舌作聲）。來了！這些孩子！……裝導火線在他們的底下，把他們轟炸了起來——那會是我的教育學……而我是以前一些人裏頭最粗野的——嘔？

維特孟 噢，那就是為什麼你也成了這麼一個不顧前後的人。

洛克尼次 啊，是的——他們是這麼說。至少事情是和我纏個不休。當我不能做苦作，我都去受了愚人的惡作劇……因為我告訴你，那些女子，怎樣她們把一個人弄到了難以排解的境地裏！這樣我才投身于苦作。自從你上次在費次林根以來，我已用盡了六十畝的草地——我已加倍了低地生產的面積——我已引用了山羊的哺養法——我已產出了三十二頭騎馬——我已買了一條運輸的鐵路，為輸送甜蘿蔔用。我把牠們先先後後的分租給四近的人，我在那上面賺了成堆的錢。因為我是儼然像個惡魔，什麼都趁了我的手。

維特孟（歡欣）。是的，是的，洛克尼次——像你這樣的一個人——這麼一種操勝握籌的性質——祇是立在一旁，看它張開了它的翅兒也已是很好的了。

洛克尼次 你那話的意思是說，去看它四處飛投。噢！——噯，不打緊，……說起，老友，你的學校的田地——我的慶賀！……剛才當我坐車走過，我對我妻子說：親愛的，我們自己也不能弄得更好來呢！

……那草莓和那蔬菜……’

維特孟 噢，但你却更應去看看我的葡萄。

洛克尼次 而像那樣子是祇有教能够——像那樣子才是運用戒尺的人！

維特孟（微笑）。或若有時候竟然用瓊瓊的呢。

洛克尼次 這裏庭心四週的樣樣東西的樣子……車子和糞堆……恰像一個賓客的臥室……人呀，爲什麼你不早把你的才幹宣揚出來呢？……呀，我的父親或會永不會放你出了那屋子呢……我們要用棉胎子來裹了你的身體呢——對你說罷！

維特孟 但是早已說明白了，我愛親洛克尼次，大半的所有這些事都是我妻子做的。

洛克尼次 是的，嚶，你的妻子！嚶，你的妻子——請聽，我不知道女子嗎？！而我也知道你的妻子！——我妻子的朋友裏頭我或許最知道她……而我能够實對你說一件事，老人兒：她在這裏不快樂。

維特孟 洛克尼次，你相信那層？——你也相信那層？

洛克尼次 呀，嚶，我想來那是極清楚明顯的。

維特孟（望望四週，轉柔和地）。那確實是她並不抱怨：她日常的樣子終是溫靜，顯然是快活的……她看似幸福的自身……而我要什麼事都要爲她去做……我要就是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腳下……且是我怎能來更動這裏的一切呢？

洛克尼次 且等着——且讓我……請完全鎮靜着……你是個篤實的人——老是是的一一稍爲有些遲重，但萬分可靠的……所以——現在他們要舉我當萊哀許斯泰赫的代表……上帝爲什麼不，那末？那裏充塞着小的蠢漢，那當常有立置給更大漢點的蠢漢的。倘如我祇

要能有個小有光芒的人，他能在田地上管理處置……我的妻子是一個好人當然，但夠了，一個人不能在女子身上多想像的……所以，正像我剛才在說的，我需要一個人，我能夠盲目地依靠他的——一個有天才的人——一個有性格的人——我忽想着了我能夠把你從這寒苦的教師的地位裏拖拔出來。

維特孟 我就是這個有天才的人嗎？

洛克尼次 我們會把事情這樣的安排：你可以覺得是自立了，你拿我的田的隨便那一塊田或是租或是經紀——或者你要怎樣就怎樣，而同時你留意着所有其餘的田——當真一個聰明的計劃，嚟！

維特孟 我親愛的朋友，現在那又祇不過是你的狂想罷了。

洛克尼次 那怎見得？

維特孟 我不是個務農的人——我是一個塾師……我研究文字，孜孜努力，我才輸得到一個城裏的三級制的高等小學的塾師的位置。那不是一個顯耀的地位，但我是個不自眩矜的人而也就樂此不作他想了。

洛克尼次 而你的妻子呢？

維特孟（驚起，頹然的）。是的，我的妻子。

洛克尼次 祇剛才的時候你對我誓說你要在天底下做無論什麼事來改變這裏的這個生活；而現在，我給了你機會，你都縮後怕了。你沒有害怕嗎，她會無可奈何的憔悴消瘦了去，在這個一天到晚看着家的氛圍氣中，當她竟不肯和那太太，縣長的妻子，那太太，博士的妻子交往嗎？……倘如你不知道呀，老人，你的妻子在她的天性中是有着在人類的天性中最顯著的混合：她同時是柔心而又孤昂……但是當心她的柔心會要變成怎樣倘如一天一天的她的孤昂性一任人

來蹂躪了。

維特孟 啊，倘如你知道你是怎樣準對呀。

洛克尼次 費些時候考慮一下！這樣一個機會永不會再給了你……她一定得出了這個羞僻的洞穴。她一定得回向到朋友中去——回向到世界上去……你，你自己，我的老友，你又怎能糊口……

維特孟 啊，請不要牽涉到我。那不是一個‘我’的問題。但我就在今天要對她說起。我要——

洛克尼次 不，不，讓我來說？

維特孟 爲什麼你？

洛克尼次 我知道你的妻子，我把得定！倘如她一得知有什麼事對他好意加惠——

維特孟 是的，我承認那末她要說不要的，竟然她要走向破滅消亡去也不惜的。

洛克尼次 好，好……你可以擔任了去試試，但最後的一擊，我自己來安排。同意？

維特孟 更有一件事，洛克尼次，現在請拿你的名譽作保！是不是全般的事到結底或許僅祇是出于友誼的愛助？

洛克尼次 不會在友誼之外，小小的人！請放心好了。我是個極端自利的人……倘如你于我不是需要，我會讓你安安坐在你的幽谷裏不會來多事麻煩你了

維特孟（望望四週）。我的幽谷，我的可愛的幽谷。由了她，那已于我變成了這樣的親切了。那好像由了她而才聖化了的。

洛克尼次（聳他的肩），好，極好，那就在那裏，

維特孟（急促地）。不，不，不！那定要做的！你對的。（捉住他的手）。我

謝你。我謝你！我要——

洛克尼次 莫響！那不是她？

(向涼台的玻璃門開了)

維特孟 我去了——我是過于激動了。她立刻會注意到怎樣——

(轉向後方)

洛克尼次 維特孟，那不聰明。

(維特孟走出)

(伊犁莎白領了海梨納攙着手走來)

伊犁莎白 我的丈夫到那裏去了？

洛克尼次 你不得不去看看田裏的事情。他一下子就要回來的。

伊犁莎白 佩丁娜睡了。她是豈了這麼許多路倦透了。

洛克尼次 好，那該要讚美上帝！——當佩丁娜不睡覺 她是不舒服。

伊犁莎白 這樣，琳馨，現在去說：‘請寬諒，洛克尼次叔叔，我剛才跑走了。’

海梨納 (絕無表情)。請寬諒，洛克尼次叔叔，我剛才跑走了。

洛克尼次 不要緊，小鷄子，不要緊！(海梨納旋轉身體跑走)。怪孩子，她已變成了個。

伊犁莎白 (在後喊出)。琳馨！

洛克尼次 伊犁莎白！(她轉過身來)。不道候嗎？

(伊犁莎白注望着他的臉，帶着輕輕的責備，于是轉身走了。)

洛克尼次 (熱情地)。伊犁莎白！

註二——海爾，德語先生之稱

註三——弗牢琳，德語小姐之稱

一 生

崩斯嘯作

天色在暗下來了。

乾哥兒擔着心，挾着書包，慌忙地移動着自己瘦稜稜的兩腿，氣喘喘地跑進家門時，出他意料之外的，只聽見裏面傳來了一片哭，喊，打，罵底聲音。他本能地立定了。

這些聲音都是他聽慣了的：他能辨別出那尖銳的哭喊聲是他弟弟奎哥兒底，那雖然竭力抑止着但反而更響亮，更急迫的，正是他妹妹鳳姑兒底不自然的哭聲；嘆嘯粗大，高聲痛罵着的，更不消說是他底母親。他甚至還能知道被母親底手掌打着的，是臉，是臀，或者是別的什麼部份，只要他一聽見那打底聲音。

乾哥兒立在走廊裏，聽到這許多聲音，嚇得發呆了似的失却了主意，他彷彿在薄暗的暮色中看見母親底手掌在向自己身上打來，照例地只知道向後退去。一直退到門底背後。

這時，室內潮水奔騰似的聲音，忽然又洶湧了起來。他聽見母親咬緊了牙關，拖長了聲音，不肯喘一喘氣地在罵着，妹妹底哭聲先是像受刑時的豬似地驚叫了一聲，接着就嘶啞了下去。等到母親放開了牙關喘着氣在責罵，同時他妹妹底哭聲又猝然爆發似地響了起來。弟弟是始終

發急地盡力哭喊着。

乾哥兒知道，確切地知道，這一次挨打的是妹妹，弟弟不過惟恐再打到自己身上，先哭喊着裝腔；而且乾哥兒還知道，確切地知道，妹妹這次挨打底方式，是‘吃水餃子’。‘吃水餃子’這個名詞，是乾哥兒兄妹三人想出來的，指母親那種用食指拇指兩個指頭擡起大腿或臀部底像一隻水餃子那麼大小的肉，恨命地捻捏的打法而說的。兄妹三人所最害怕的，就是這種打法。碰到兄妹中無論何人在大聲說笑，或者竟在庭院中跳來跳去的時候，假如母親心緒還不壞，或者沒有力氣打罵，她是常這樣的警告着：

‘給我靜靜地坐到那兒去！’她指着室隅的小櫈，‘再鬧，留心吃“水餃子！”——“水餃子”底味兒忘了麼？’說時，得意地舉起手兒，做着大拇指食指捻捏的姿勢。

這樣一來，大聲說笑或跳來跳去就立刻停止了，被警告的立即照母親底話做去了。永沒有例外的。

乾哥兒剛進小學念書，所以小朋友是有幾個的，雖然不多。遇到受了熟悉他被打情形的朋友底欺侮，乾哥兒想反抗或要告訴先生的時候，對方老是這樣說：

‘你敢！哼！告訴你娘去，看你又得吃“水餃子”了！’

於是，乾哥兒底頭漸漸地低下去了，同時，眼眶裏也就湧出了兩行淚來。他知道，母親底永沒有例外的規律是：給小朋友呷嘴，無論是你底理由直或曲，總得挨打，而‘水餃子’又是每次挨打所必不可缺少的打法。

非但在吃‘水餃子’的時候，有一種使人哭也哭不出來的非常的楚痛的感覺，並且在吃過‘水餃子’之後的一點鐘內，即使去撫摸那塊被捻捏的肉，也仍會感到隱隱的楚痛，而且留在那裏的由紅變紫的那一塊痕

跡，至少也得經過三天底時間纔會消滅。

而母親在把‘水餃子’給兒女‘吃’時，總是咬緊了牙關，拖長了聲音而痛罵，好像是七世的仇人竟會被執住了，於是又恨又痛快地打，罵似的。

乾哥兒這時知道妹妹在‘吃水餃子’了，自己底腿上及臀部就感到一種不能確切地說出究竟在那兒的靜隱的痛感。幾乎是天天要拉一回的淚，這時又不自覺地消了下來。

同時，乾哥兒聽見母親在室內大聲罵說：‘真是，有種出種，敗子養出來的，總是十惡的孩子！小小的年紀，竟會大人模樣的，自己去用錢，將來大起來時，還了得！還不如趁早把你們收拾了，免得你們將來，像那老賤骨頭一樣，把人丟在家裏不管！我又不是，沒有靈性的女人，錢拿到手，就給你們化掉了！我進了你們王家底門，八年了，可曾瞎化過，你們半個大！那樣的不知筋骨，一把年紀了！——你們這幾個小賤人，橫豎，也給那老賤人，一樣的，給我趕早去死了罷！……哼，那個大小鬼，到這個時候，還不回來，不打，不打他個半死，還行麼？看他回不回來！——你們這班，討債鬼啊！’

乾哥兒知道大小鬼就是指他自己說的，所以聽到後來不禁張開了小嘴，哭出聲來了，同時手裏的書包也掉在地下了。

接着，在自己底哭聲中，乾哥兒聽見他母親底聲音從室內嘆了出來。雖非常努力想抑止下去但仍然要爆發出來地哭着的他，只命把身體向門背後的牆上擠去，好像只要他用盡力量擠去牆就會裂開來給他一條逃避的路似的。

聽見了乾哥兒底哭聲，怒上加怒地提着一雙小腳一搖一顛地趕出來的母親，這樣罵着！

‘小賤種，你倒回來了！我又不是老虎，到這時纔回來，回來了，連面

都不給我見！打也沒打，便哭了，你倒會裝腔啦！——’

乾哥兒雖沒有聽清母親底罵聲，可是臉上早吃到熱刺刺，無數的針尖在刺着似地抽痛的一掌了。接着，右耳也就被拉住了。雖是突出了瘦小的臀部想牢貼在牆上似地用力向後扒去，可是終敵不住耳根所感到的痛覺，乾哥兒終於一手張住耳根，一手撫着被打過的面頰，連哭帶喊地跟着母親向室內走去。

母親拖着乾哥兒底右耳，兩隻小腳跨進門時，看見室內已上了火，而鳳姑兒和奎哥兒底哭聲却已停止了，兩個孩子呆呆地縮在室隅，嗤嗤地縮着鼻涕，臉上的淚水在燈光中微微發光。

母親感到缺陷似地更怒了。她放了乾哥兒底右耳，順手就向他臉上一掌，接着說把他瘦弱的身體向自己這邊一拖，挾住了他底上半身，抽開褲子，在他瘦小的臀上拼命地打了起來，一面切齒地罵着：

‘前世，少了你們，不知，多少的債，今生為你們，這樣的，做牛，做馬！給我死了罷！你們，這班，討債鬼！——’

按着拍子似的一口氣打罵完了，她纔立直了身子。乾哥兒微彎着瘦削的軀體，兩手像求救似的向前左右伸開着，閉着在不斷地淌淚的兩眼，口是洞張着，半晌纔哭出聲來。

母親，略喘了喘氣，大聲罵說：

‘誰點上了火？天還沒黑透就上火了，問你們，家裏有多大的產業？你們底老殺千刀拿進多少錢來？——你們這班冤家啊！——’她凶凶地眼望着室隅的鳳姑兒奎哥兒，一面憤恨地頓着腳。

鳳姑兒底嘴又僵了，正預備哭出來！母親看見了這，就衝過去擒住了她嘴邊的一小塊肉。

‘你們——要——哭殺——我——麼？’

一邊咬緊牙關，紅漲了臉，這樣罵着，一面把摀住面肉的兩個指頭盡力地捻轉。

孩子們雖並不想真的把母親哭殺，可是總不能停止自己低哭聲。尤其是鳳姑兒，哭得連喉嚨都快要啞了，這時，嘴邊被捻過的肉上，還留着兩個白的指痕，漸漸地漸漸地在泛紅。

室內充滿了慘悽的孩子底哭聲。

母親底心中似乎稍稍爽快些了，可是對於今天打得最少而也居然嚎啕大哭着的乾哥兒，不平似地感到憎恨。剛想旋過頭去對他有所表示時，敏銳的聽官却隱約聽得張媽在廊下自言自語地說：‘這樣的脾氣，真是從沒見過！’

‘輪得到你來管我麼？管我的人人都死完了！’她直了嗓子喊出去說。‘脾氣壞也壞到四十一歲了，不是今天壞起的！——哼，要你來管我！做不慣，你到別人家去做！有誰來當珍珠寶貝兒你的！’

‘燈是我點的，何苦那麼打他們？還不是你自己肚裏鑽出來的？’——真是叫人看不過！張媽聲音較高，從容地在窗外說。

‘我是窮東家，用不起你這種富貴人的！天還沒黑盡，就點燈，你要享福，到別人家去！——’

‘哼，真是笑話！’

張媽這一句冷冰冰的話，激得她女主人連眼睛都紅了起來，她底手也有點顫抖了。於是揪住了乾哥兒，又照例罵的打了起來，罵了起來：

‘小死尸，都是，吃你，老殺千刀，底虧，連傭人，都，不把我，放在，眼裏了。——大起來時，橫豎，是，沒出息的，你，你，你給我，早早死了罷，免得將來，將來給人家看不起，將來去做，人家底，奴才！’

這時，在哭，罵，打，喊底聲音中，走進一個年紀略比乾哥兒底母親

輕些的婦人來，她一邊進來，一邊嚷着說：

‘喔唷，又在打大罵小了！算了罷，自己也得歇歇，這樣天天的——’

本想喘一會氣再打再罵的母親，聽見了李大嫂這幾句話，却改變了注意，重又把乾哥兒打罵了起來。

‘打也打够了，——王家嫂嫂，好了，我求你停了手罷，多可憐的孩子——’李大嫂說着，想拖開王家嫂嫂底手。

‘不用你勸！我打自己底孩子，用不着別人管。自己養出來的，難道打不得麼？’王家嫂嫂一面帶着怒意這樣說，一面在乾哥兒身上找尋沒有打過的地方。

李大嫂是王家嫂嫂僅有的有往來的鄰人，因為沒有一男半女的緣故，這位寡婦是特別愛孩子，而最重要的是，她是個極有忍耐心的人，也懂得王家嫂嫂底脾氣。她知道，你越勸得利害，王家嫂嫂打起來也越是有勁兒；你聽了她微帶風意的話，假使有點兒怒氣了，那她底怒氣會比你大上百倍，被打的就要受到額外的痛打。

聽了王家嫂嫂那一句話，李大嫂一點也沒感到不快。看着王家嫂嫂把乾哥兒打了幾下之後，她纔談談地說：

‘連自己底臉色都紅透了，手也腫了吧？何苦這樣的糟蹋自己底身體，給我歇歇去罷！’說了，她輕輕地把王家嫂嫂把開了，將她坐在靠桌子的椅上。

“三歲看到老，八歲定終生，”大起來橫豎是沒出息的東西！’疲在了的王家嫂嫂，坐在椅上，一邊撫摸着打腫了的手掌，一邊在這樣喃喃自語。接着就看住了面前小小的燈火出神地深思。

李大嫂好容易把哭着的乾哥兒安慰住了，這時只有他抑止不住的抽咽聲和縮鼻涕聲，在這大風雨過後的曠野似靜的寂的室中悲涼地響

着。

張媽沉着臉把飯菜擺了進來，端上桌子。王家嫂嫂向張媽一個白眼，拿起筷來向桌上大聲一拍，沈著怒意地說：

‘吃你們底羹飯罷，小賤種！’

三個孩子畏縮地不敢走動，只用亮晶晶的含淚的小眼睛望着那桌上噴着熱氣的菜碗。

‘去吃罷，可憐的……’李大嫂溫和地說。

於是，那三個孩子在遲疑中，拭去眼淚，縮着鼻涕，像影子似地閃到各自的坐位上去坐下了，一邊偷看着母親底臉色，一邊伸着小手預備拿碗筷，覺得似乎沒有多大的危險了，纔慢慢他把碗筷拿了起來，掛着淚吞他們底飯。

王家嫂嫂底精神消沉下去了，雖然瘦長微黃的臉還是板着，可是先前的怒意已經在漸漸地消失了。

寂靜的食桌上，除了王家嫂嫂底碗筷聲外，只有偶然的非電的縮鼻涕的聲音。

‘李大嫂，坐一坐罷——吃過了飯沒有？’王家嫂嫂用疲憊的聲音問說。

‘飯吃過了’，呆望着那三個孩子的李大嫂坐下在一邊說。‘王家嫂嫂；以後不要再這樣打罵了罷，犯不着這樣的動火，自己底身體也要緊，孩子呢，也實在可算是好的了，這樣的聽話，誰家底能比得上來！’

‘不打是不會好的。’王大嫂向默默地吞着飯的兒女們看了一眼。她看見乾哥兒在吃着一塊較大的青菜，就男性地睜着兩眼釘住了他，他覺得，馬上放下青菜，拼命地底飯；她纔把視線轉到鳳姑兒臉上。‘哼，好像千年沒吃過飯似的，這樣不要命地吞下去；真是苦相！’給母親這樣一

說，鳳姑兒嚇呆了，停了吞飯的工作，只可憐地望着母親。‘看什麼？不吃飯了麼？’母親說了之後，舉起手中的象牙筷預備隔着桌子掀過去了，鳳姑兒底嘴又癢了起來。幸得李大嫂過來勸住了，鳳姑兒纔得沒被打，嘴連連癢了幾下，慌着吞完了小碗中剩餘的飯，偷偷地爬下櫈去，躲在黑影裏。

‘打殺也不會好的。’王家嫂嫂在自言自語說。‘將來比那老殺千刀還要不如哩。’

‘李大嫂，’王家嫂嫂隔了一會又說：‘今天已是初十了，哼。這一月底錢還沒寄來！真是老變了。我三十二歲進了姓王底門，九年了，從沒給他們賄化過半個錢，他却是那麼的不知筋骨！想想也覺得氣不過。’忽然，王家嫂嫂底眼圈兒有些兒紅潤了，拿着飯碗忘了吃了。

‘大概碰到什麼意外的開銷了，這幾天裏總會收到的。’王家嫂嫂，可不是麼？你這樣省吃儉用的，哪裏去找第二個？可也……’李大嫂說到這裏，心裏在計算王家嫂嫂每年的收支：田租至少有二百五六十塊錢，丈夫每月寄來四十塊，一共也有七百多塊的收入，可是用費，最多也不過三百的。‘可也不要太過份。’李大嫂這樣想。

‘天天吃豆腐青菜，’王家嫂嫂用筷指着面前的菜碗。‘何嘗享過一天的福？不是爲這兩個討債鬼麼？’她看了看乾哥兒和奎哥兒。‘將來不知是什麼貨色哩，總不會記着我娘的。’

李大嫂聽了這幾句話，‘太過份了’的想念就沒有了，她只覺得王家嫂嫂實在够令人欽佩，決不是像自己這樣的人所比得上的。

‘這樣好的娘，怎麼可以不記得呢？’李大嫂又對乾哥兒奎哥兒誠懇地說：‘將來尋了錢，要孝順娘！’

‘我是白辛苦，別想他們孝順吧。’王家嫂嫂不勝感慨地用悽傷的聲

音說：「——可是做我底兒女，也就够容易了。我小時候，那直是苦頭！」她慢慢地吃完了碗中的飯，放下碗筷，又續說道：「七歲的時候正是阿鳳現在這樣的年紀，已經要幫着娘做做小生活了。娘真是厲害啦，你想欺一欺麼？只要預備好給她打！打起來，總是個半死！她是用傢伙打的，手頭有什麼就拿什麼來打，門門也好，掃帚也好。

「從十三歲起，一直到三十二歲出嫁為止，從年初一到年三十，幾乎天天是清早起來，一直要做到夜半，生病的時候，也不給你躺一躺的，躺在床上也要拖起來，除非是實在病得動彈不得了。上午是洗衣，擲水，淘米，做飯，一到下午沒有零散生活做時，就紡紗。夜裏再做夜工，娘不叫你去睡，你是眼也不能閉一閉的。」

‘管得真嚴！’

‘可不是麼？’王家嫂一邊想着過去，一邊又訴說着：‘我真是一天舒服的日子也沒有過過。年紀輕的時候，看見鄰家底姑娘們，新年裏穿着花花綠綠的衣裳，真是眼紅得要命！娘是只有給我一件爺底天青緞外套改做的棉襖穿的，從十五歲一直穿到出嫁，現在還在我箱子裏放着呢，而且也只有年初二到外婆家拜年時穿一穿，一回到家，就得脫下。有一次，拜年回來，因為身體不大好，懶懶的，忘了把那件棉襖脫下，哪知道背後門門已經來了，正打在頭頂心，血只是直噴出來；直到現在，有時還要作痛哩。’

‘咄咄咄……！」李大嫂皺着眉這樣警呼着。

‘想起了娘，心裏總免不了恨！’

‘晚上要是疲乏了，在紡紗的時候，有點兒渴睡，手一停，就會吃到門門。冬天冷極的時候，也照樣做工，而且因為夜長，起碼也要做到隔壁典當裏打過二更，纔得上床。……’

‘在娘家過的盡是苦日子。爺是在我三歲的時候就過世的，所以，平心點說，也怪不得娘，總是命裏註定的。

‘命裏註定要吃苦，逃不了的。娘東不肯西不答應的，一直到我二十二歲，纔送到這一家好人家！……唉，前世總是少了他們底債！……’王家嫂嫂背書般把話背完了後，出了一會神，纔懶懶地立起來洗面。‘來洗臉！’她對兒女們說，‘現在這樣服侍你們，自己省吃儉用的，將來閉了眼，還不都是你們的？做了一世的牛馬！’同時，她覺得自己有點兒頭痛了。

‘李大嫂，人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打他們，自己反打累了。’她對李大嫂說。

‘乾哥兒，奎哥兒，鳳姑兒，你們以後也乖點，不要再討娘打了。’李大嫂對孩子們說。

‘真是一點不知苦辣！阿奎，還只六歲哩，就告也不告訴我的自己去買東西吃了。我娘小時，哪有這種胆量？不怕打死麼？都是看那兩個大的樣兒學壞了的。……大小兒現在是不要家的了，到上火時候纔回來！——你的書包呢？’她忽然想起了問乾哥兒，眼睛又睜着了，‘我今天就沒看見過你的書包。’

立在李大嫂身邊乾哥兒，聽了這一句話，圓睜了兩隻小眼，呆呆地望着母親底臉。母親底臉上，除了怒氣之外，他沒有看到什麼。他雖竭力想起自己的書包擺到哪裏去了，可是他底思想却不能自己地只能想着：又要挨打了！於是，一句回答底話也說不出，圓睜着的小眼中，又湧出了兩泓清淚，嘴一噙，抽咽起來了。

‘細細想想看，不要哭！’李大嫂把他摟在懷中，安慰他說。

可是乾哥兒不能自己地只是黑得黑得地抽咽着。

‘那是銅錢買來的東西！前天落掉了一段墨，換過打，已經忘了？不

記苦的東西！現在連書包都失掉了。死尸也管着幾塊棺材板的！……以後也不必給我念什麼書了，給人家去做小廝去！——書包哪裏去了？給我尋來！’

‘讓他明天尋罷，橫豎他在家裏的。’李大嫂又輕輕地對乾哥兒說：‘想想看，靜着心便想想看！’

‘哼，要是明天尋不到，要你底狗命！今天我也沒有力氣打你了，明天給你算賬！……以後要用門鬥打了！’她看着浮腫還沒退的手兒說。

乾哥兒上了床，還在含着淚想念那失掉的書包，一直疲乏極了的時候纔睡着了。明天剛醒來，也就記念着書包；於是慌着起身了。

張媽把門背後捨起的書包交給乾哥兒時，奎哥兒快樂得流下淚來了，接着是含淚微笑地抱着書包到外地跳了兩跳，可是剛跳到第二跳時，立即向四面望了一望，幸虧沒有母親底蹤影。

可是，母親今天身體不大舒適。雖然父親底錢已經寄來了，奎哥兒今天沒有用過一個大錢，乾哥兒也不敢再看高年級體操一放學就回家了，但是躺在床上的母親整天的這樣罵着：

‘我病了，你們倒照樣的走來走去！叫你們走到床前來，爲什麼不來？我是死了麼？你們這樣的怕我！你們在拜天，叫我早一天死，你們這幾個小畜生！我死了，你們能够快樂麼？不要轉錯了念頭！小——死——尸——啊！’

罵到後來，不知爲什麼自己竟滾下淚來了。

(第一節完)

編 後

我們這幾個人，竟忽然的振作了起來，想從此努力一番，雖絕未預定努力底結果要怎樣的了不得。結果就產生這個白露月刊。

白露底態度，可以誠摯兩字來代表，登載的作品，不一定全是所謂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不一定全是普羅立塔利亞或者布爾喬亞。凡是秉着誠摯的態度而寫成的作品，都要登載。在理論方面，代表極端相反的意見的文章，只要有可取的理論，都可以登載；我們相信無論什麼底進步與改革，分開的共同討論是必需的，文學不是例外。

但我們不是調和論者，不是主張中庸的人，這一點是要請讀者諸君知道的。

決定發刊白露月刊以後，就向四面拉稿，在兩星期內，竟共收到了十萬餘言的稿子！這是可喜的現象，還望朋友們對於白露永遠是這樣的熱烈！

可是因為篇幅的關係，朋友們寄來的佳作，不能全部在這一期刊發表，希望朋友們原諒！

現在且對於這一期底稿子說幾句話：

本期有三篇譯稿。……八雲底講義，是從陳君 Interpretations of

Literature 中譯出的，是聖書第一卷底第三章，原名是 On Romantic and Classic Literature, In Relation To Style。德國戲劇家和小說家的蘇德曼，不幸於不久前逝世了，由英文轉譯的這篇‘幸福的幽谷’就算是紀念他的一個小小的紀念。全劇共三幕，預備分三期登完。英譯名 The Vale of Content。還有一篇 The Lagoon 作者是英國著名的海洋作家，在三四年前他死的時候，記得小說月報曾為他紀念過。現在這一篇是富有異國情調的作品，表現着深強熱烈的愛。

關於創作方面，有作品自身在那裏作證，用不着過分多說。沉櫻底‘月下’幾乎全是心理的描寫，而又有一點象徵的意味的。‘沒有趣味的趣事’底作者，是一個喜歡在作品中刻薄女性的人，可是現在這一篇，却連男性也刻薄了。彥祥富有舞臺經驗與成績，‘母親的遺像’在技巧上當不致失敗，與普通一般忘了劇本真真的使命與劇中不同。‘訪問’與‘老鬚’底作者，一個後天就要結婚了，另一個是窮困在蘇州底陋屋中，而作品是同樣的够我們細味。‘一生’底故事斯曠在兩星期前的一個失眠的夜間忽然想到的，本預備寫一萬字，可是結果增加了一倍，準下期續完。

本刊第二期除兩篇續稿外，已有把握的稿子，有下列幾篇：（一）約會（小說），俄國屠格涅夫作，席慕塵譯；（二）翠環（小說），于在春作；（三）董小宛（小說），江波碧作；（四）死的贊曲（散文），詩靈作（五）這樣的夜（詩）黃其啓作。其他還有本期撰稿者別的文章，及列娜，張春波等底創作。

我們歡迎一切的投稿，我們盼望誠意的批評！

十七，十二，十四，夜十二時，洪編後記。